

桃

• 劇奇傳場七 •

花扇

予情未定稿

新中國劇社
演出臺本之二

楊雲

新創造
出版社
總經售

國立台灣大學圖書館



2453508

桃花扇

七場傳奇劇

歐陽予倩編劇

b 2116 > 888

這個劇本是在最近很短的期間抽空趕寫的，專爲着上演而不爲閱讀，所以除必要舞台詞外，舞臺說明甚爲不夠。就是場面舞台詞在排演的時候，也還會有相當的補充和刪改，當於一度上演後，另行正式出版。這一次的發刊，原只爲便於演員及舞臺工作者們的翻閱，另一方面也想以供臺灣觀眾看戲時參照，這或者對於言語比較隔膜觀眾有些幫助。

予倩謹識

國立台灣大學圖書館典藏
由國家圖書館數位化

登場人：

侯朝宗

吳次尾

陳定生

阮大誠

衆秀才

楊文聰

柳敬亭

時：明朝崇禎末年，春

（在文廟的牆上張貼着陳定生寫的「留都防亂揭帖」。好些人在看，陳定生與次尾和侯朝宗三人漫步走來。）

陳定生

侯朝宗

吳次尾

秀才甲

秀才乙

秀才甲

陳定生

好極了！好極了！

聽聽那些看的人有甚麼意見。

好，好文章，痛快痛快！

這是攻擊阮大成的。

像阮大成那樣的傢伙，還不應當攻擊？

這並不是攻擊阮大成個人，只是揭發奸賊魏忠賢餘黨的陰謀。

當初太監魏忠賢專權的時候，阮大成就拜在魏忠賢的門下，去做奸臣的乾兒子，一個讀書人，像他那樣的趨炎附勢，

下流無恥，已經就十足表現了他那奴才的醜態；想不到他

巴結到了一個官，他就進一步，變成了權門的走狗，到處咬

人；一味陷害忠良，更百般幫着他的混帳乾爹，跟東林，復

社兩個文社的朋友為敵。無論是誰，寫一首詩也好，作一篇

文章一好，他就以大宗師自命，挑三挑四，誰要是不跟隨着

他，不附和着他，他就說你是毀聖叛君，說你是異端邪說，

大逆不道，把一個重大的罪名亂安在人們的頭上，想使你向

他低頭。我們吃他的苦還不够多嗎？如今魏忠賢死了，他的靠山倒了，他又翻過面來，裝成讀書人的樣子，在我們面前來搖尾擺尾。

吳次尾 他想露了面又好做官，又好作惡。

侯朝宗 聽說他今天還要來此地，祭我們的至賢先師。

陳定生 這是文廟，是賢人的聖地，那種無恥小人，我們不准他來

秀才乙 他若來了，我們大家就恥笑他，把他笑走。

侯朝宗 他臉皮厚得很，不怕人笑的。

秀才甲 那我們就罵他。

吳次尾 他挨人的罵挨慣了的。他要是怕人笑罵，他就不會去做太

監的乾兒子了。

陳定生 像阮大成這種奴才，最大的本領就是臉厚心黑，我們決不

能够放過他。

吳次尾 我們決不能讓他再翻身。

侯朝宗 喂喂，你們看，那邊不是阮大成，阮鬍子來了嗎？

好好好，我們散開一點，等他來，我們要給他一點利害。

（說到此處，大家散開一點，或坐或立，等着阮大成來。

阮大成，字圓海，原是宦官魏忠賢的徒黨。他雖博學能文，

為人陰險猜忌。對上媚，對下驕，活現出一個勢利小人。他

是個奴才化的智識分子，所以專門和有良心的文士作對。權

傾天下的宦官，魏忠賢失敗死了，他就失了靠山，許久不敢

出頭露面。今天他來到文廟，是想藉祭孔的機會，拉攏一班

文士，以便東山再起。）

他一走來。大家都不理他，他看見大家的臉色不對，便先

自陪笑唱諾，拱手為禮。）

阮大成 各位仁兄來得好早啊！（大家不理）各位是不是來與祭的

各位仁兄來得好早啊！（大家不理）各位是不是來與祭的

各位仁兄來得好早啊！（大家不理）各位是不是來與祭的



？（大家還是不理，他忽然一眼看見侯朝宗，馬上招呼）啊，這位不是侯朝宗，侯仁兄嗎？

侯朝宗（不還禮，突然問他）你是那個？

阮大成 朝宗兄就忘了嗎？學生姓阮名大成，號圓海，孔子廟每年的丁祭，都是由學生來主持的。

侯朝宗 啊，你就是阮大成啊！

阮大成 啊？怎麼直叫起我的名字來了？

陳定生 阮鬚子，你到這裡來作甚麼來了？

阮大成 哈哈，奇怪呀！你們不是來祭至聖先師來的嗎？

秀才甲 至聖先師不要你祭。

阮大成 孔夫子是大家的，你們祭得，我也祭得。

吳次尾 你也罷！你這奸賊魏忠賢的乾兒子！這是甚麼地方，也許你這下流無恥的奴才在這裏搖搖擺擺嗎？

侯朝宗 你也讀過詩書，為何不自愛惜，去趨炎附勢，做那太監魏忠賢的乾兒義子，便幫着那奸賊，專和讀書人作對，聯絡一班流氓地痞，摧殘善類，陷害忠良，許多愛國志士，死在你手裡，你還頓嗎？

阮大成 想你們都讀聖賢之書，爲甚麼相信那些異端邪說，反抗朝廷，圖謀不軌，若不是我從中設法，恐怕你們這班年青人還有許多要抓去殺頭呢。我念在斯文一脈，便不顧旁人笑罵，捨身投入虎口，來保全你們，想不到你們還是恩將仇報，怪不得人家都說你們這班亂黨是纏不得的。

陳定生 住口！你這無恥奴才，狐假虎威，害了東林復社許多朋友，你還自鳴得意，想來強辯嗎？如今奸賊魏忠賢已經死了，你的冰山已倒，你就該隱姓埋名，閉門思過，從新作人，那我們也不究既往。不想你還在家裏養戲班，養歌女，用來巴結官府，聯絡地方紳士，要想恢復你的勢力，你還敢公然到文廟來上祭；至聖先師要你這奴才走狗來祭的嗎？還大言不

慚，還要公然栽贓誣陷，罵我們是甚麼亂黨，你這無恥下賤的狗，你敢把我們怎麼樣？

秀才們 我們打這奸賊！

衆人 打打打！

（衆秀才一閃而上，把阮大成按住就打，一邊打一邊罵：「你還作惡嗎？」「你這狗東西！」「你還敢害人嗎？」

阮大成大叫「救命」！

楊文聰上，急忙解勸，大家也就住了手。）

楊文聰 各位各位！請慢動手，有話好說！

阮大成（躲向文聰身後）龍友兄救命啊！

陳定生 你是甚麼人，甚麼人敢來替奸賊說話？

楊文聰 小弟楊文聰，號龍友，跟這位侯世兄朝宗，這位吳世兄次尾都是朋友，今日見諸位動了公憤，小弟本來不敢說話，不過，像諸位這樣崇尚正義，疾惡如讐，兄弟十分佩服，好得很，好得很！但有一層，這裡是孔子廟前，倘若打死了人，恐怕有些不便，君子不爲己甚，圓海也是聰明人，諸位仁兄就不能與以自新之路嗎？

侯朝宗 好，念在龍友兄講情，饒他這次，讓他走吧！

吳次尾 便宜了這奸賊！

陳定生 快走！這樣滿身糞臭，滿身血污的人，永遠不許再來！

（阮大成抱頭鼠竄而去，衆秀才開笑追下。只留侯陳吳楊四人）

楊文聰 唉，「一失足成千古恨」！圓海也是咎由自取。不過他近來也有些悔過之意。以兄弟看來，「得放手時須放手」，各位仁兄，不妨與以自新之路。

侯朝宗 國事已經被奸賊們弄到了這步田地，倘若再讓阮大成之流混進朝堂，把持朝政，那還堪設想嗎？

吳次尾 所以遇見這樣的人，一定要打得他不敢出頭。

侯朝宗 國事已經被奸賊們弄到了這步田地，倘若再讓阮大成之流混進朝堂，把持朝政，那還堪設想嗎？

吳次尾 所以遇見這樣的人，一定要打得他不敢出頭。

陳定生 住口！你這無恥奴才，狐假虎威，害了東林復社許多朋友，你還自鳴得意，想來強辯嗎？如今奸賊魏忠賢已經死了，你的冰山已倒，你就該隱姓埋名，閉門思過，從新作人，那我們也不究既往。不想你還在家裏養戲班，養歌女，用來巴結官府，聯絡地方紳士，要想恢復你的勢力，你還敢公然到文廟來上祭；至聖先師要你這奴才走狗來祭的嗎？還大言不

慚，還要公然栽贓誣陷，罵我們是甚麼亂黨，你這無恥下賤的狗，你敢把我們怎麼樣？

秀才們 我們打這奸賊！

衆人 打打打！

楊文聰 (轉移話頭) 各位仁兄近來得有甚麼新的消息沒有？

侯朝宗 道路阻塞不通，連家信都沒有，那裏還有甚麼消息！

吳次尾 龍友兄可曾得有甚麼消息？

楊文聰 適才看見官報，據說官兵一連大敗，流寇進逼京師，快要進城了。

吳次尾 流寇猖獗，竟到這步田地！

陳定生 貪官汚吏，到處橫行，苛捐雜稅，重重剝削，百姓們求生

不得，又怎麼不成流寇？

楊文聰 (注意陳定生) 這位……

侯朝宗 原來你們兩位還不認識，這是敝同年陳定生，這是楊兄龍

友。

楊文聰 原來是定生兄，失敬了！

陳定生 彼此彼此。

楊文聰 定生兄剛才的話十分中肯。不過流寇固然可怕，韃子又有

進關的消息，大局不堪問了！

侯朝宗 想我們這些讀書人，既不能手握大權，又不能衝鋒打仗，

幾篇文字，也挽回不了人心天意，令人慚愧。

楊文聰 事已至此，也是無可如何，我們只好且看春光。

(長嘆搖頭)

陳定生 倘若韃子打進關來，那裏還有甚麼春光可看。

楊文聰 不談了吧，我們去到秦淮河上遊玩一番如何？

侯朝宗 心緒不寧，那裏都不願前去。

楊文聰 侯兄不是到過李貞麗家裏嗎？

侯朝宗 偶然去過，你怎麼知道的？

楊文聰 風月場中的消息比國家大事的消息靈通得多呢，(大家一

笑)……貞麗有個女兒，名叫香君的可會見過？

侯朝宗 聽說香君是絕代佳人，可惜那天她到鄭妥娘家去了，不會

遇見。

楊文聰 我來跟侯仁兄作媒如何？

侯朝宗 (微笑不語)

吳次尾 朝宗兄臉紅了。

楊文聰 哈哈！侯兄是才子，香君是佳人，應當撮合才是。

陳定生 我看與其問柳尋花，到不如去聽柳麻子說書，到還有些道

理。

侯朝宗 柳麻子不就是那柳敬亭麼？

陳定生 就是他。說書說得真好極了，他把歷代興亡成敗的故事說

得有條有理，還有許多新的見解，連我們讀書人都不如他呢

侯朝宗 聽說柳敬亭是阮大成的門客，那也就是奸賊的走狗，這樣

的人說書，不聽也吧。

吳次尾 你不能那樣的想法。那阮胡子自以為有幾個冤枉錢，他除

了養歌女養戲班之外，還把蘇崑生和柳敬亭一班人養在家裏

，以後小弟寫了一篇文章，說明阮胡子是魏忠賢的死黨，那

柳敬亭知道了，他就和蘇崑生一同帶了一班樂工離開了阮家

。他說寧願餓死，也不作奸臣的門客。

侯朝宗 想不到江湖上有這樣磊落光明的豪傑，那一定要去拜訪，

龍友兄同去如何？

楊文聰 敬亭差不多每日見面，今日不陪了。

侯朝宗 那就請便吧。

楊文聰 各位再見。

衆人 再見。

(忽聞魚鼓聲)

楊文聰 好像是敬亭來了。(望一望)那邊不是柳敬亭嗎？(叫)

敬亭，敬亭，那裏去？

柳敬亭 (內答) 那位？啊，原來是楊老爺。

楊文聰 敬亭，請到這裏來！待我來介紹幾個朋友。

柳敬亭 (上) 啊，楊老爺，各位相公！(大家拱拱手)

楊文聰 敬亭來得正好，有一位朋友久慕大名，正要見你。

柳敬亭 豈敢豈敢。

楊文聰 這位是侯朝宗公子。這就是柳敬亭，

柳敬亭 侯公子，失敬了。

侯朝宗 敬老俠骨柔腸，相見恨晚。

柳敬亭 豈敢豈敢。

楊文聰 小弟告辭。

侯朝宗 再會。(場下)

柳敬亭 小人也告辭。

陳定生 正要請教，怎麼就走？

柳敬亭 大街小巷，都說秀才們在孔夫子廟前打胡子，我這胡子也

有些害怕。(衆笑)

吳次尾 我們打的是阮胡子。

柳敬亭 還好，我是個硬胡子。

陳定生 那是個大胡子。

柳敬亭 我是個小胡子。

侯朝宗 那個胡子是奸賊魏忠賢的乾兒子。

柳敬亭 我是我爸爸的好兒子。

陳定生 你看我們今天打胡子打得好不好？

柳敬亭 打得不好。

陳定生 怎麼？

柳敬亭 可惜沒有打死。

衆人 哈哈哈哈！

柳敬亭 打虎不死，反受其害。(衆笑)

陳定生 敬老不是在阮大成家裏教歌嗎？在他家裏的情形怎麼樣？

柳敬亭 我在他家裏穿得好，吃得好，他每月還給我不少的錢。

陳定生 那你爲甚麼又不幹了呢？

柳敬亭 那些奸臣的走狗，他們的錢，還不是從老百姓身上剝削來

的造孽錢！我情願餓死，也不願去替那些奸賊幫場面。

陳定生 偏偏有些讀書人，自命懂得道理，却反而去替奸賊們幫場

面！

柳敬亭 有些人非但去幫場面，而且甘心做狗，還要陷害自己的朋

友呢。

侯朝宗 敬老的話不錯，所以我們第一要伸正義，正義一伸，邪惡

就自然不能容，今日我們打阮胡子，也就是伸正義的舉動。

柳敬亭 不過，請恕我放肆！

侯朝宗 請講。

柳敬亭 魏忠賢雖然死了，黨徒還散佈在各處。阮胡子詭計多端，

各位相公要隨時防備，這就叫一明鎗容易躲，暗箭最難防。

啦。(大家點頭)——在下不才，最近編了幾支小曲，無非

是叫老百姓大家起來，提倡忠義，懲治奸邪的意思。倘若各

位不嫌棄，請到寒舍奉茶，等我來唱給各位聽一聽，當面請

教如何？

衆人 正要請教。

柳敬亭 各位請！

衆人 請！

(此時廟中隱隱有鐘磬之聲，大家正要走走又回頭一望)

侯朝宗 真是清淨莊嚴的地方！

陳定生 究竟不知道甚麼時候才真能得到清靜！

第二場 阮大鬚的書房

登場人物：阮大成，妻，妾，婢僕，楊文聰

(阮大成在文廟受了一頓打罵，躲在家裏，他正想着怎

樣報復，徘徊室內，自言自語。他的老婆來送東西給他

吃，丫頭先上，太太跟着就上。)

幕

阮大爺 不值得，不值得……真是豈有此理
丫頭（端着一個蓋碗上）老爺，太太給您燉的雞湯，有高麗參，有鹿茸的。（回頭見太太進來）啊，太太來啦。

太太 身上不大痛吧？

太太 唔……真是混賬極了！

太太 別生氣了。

太太 怎麼不生氣？怎麼不生氣！受了那麼大的侮辱，還說「別生氣」呢！

太太 好好，不說了，吃點兒東西保養保養吧。

太太 不吃不吃，拿走拿走！

太太 唉，也難怪你生氣！可是那班傢伙也真難對付，我看你還是少出門。

太太 算了算了，女人懂得甚麼？嘴真多！

太太 好，得了得了。我知道你討厭我比討厭那班秀才還利害，唉，好心沒好報！（回頭對丫頭）算了，你去叫六姨太太來吧！（下，丫頭同下）

太太 他媽的，我不相信我不能出頭。有朝一日，嘿嘿……現在只好暫忍一時之氣，慢慢的想法子。來啊！（內應）

太太 嗒。（上，手裏捧着一部燕子箋戲本）

太太 我新編的那個燕子箋，抄好了沒有？

太太 抄好了，原稿在這裏。（呈上去）

太太 家裏戲班的新置行頭齊備了沒有？

太太 都齊備了。

太太 傳話下去，叫他們把「燕子箋」趕快練熟，老爺後天要請客！

太太 是。（下，阮翻閱戲本）

太太 （睡眼惺忪走出來，後面一個丫頭，還是端的剛才那碗雞湯）後天又要請客嗎？

太太 是。（下，阮翻閱戲本）

阮

唔，我有好烹調，好戲班，還有自己編的好戲，外帶我還

有錢。我可以利用這許多東西，聯絡地方上的紳士，交結來往的官府，等我佈置好了，那一班甚麼陳林呀，復社的黨徒我要叫他們死無葬身之地！

別生氣了，吃點兒東西吧！（把湯送過去）

（很自然地接着那碗湯，丫頭微笑着下）我真氣飽了！

千萬別氣，氣壞了身子就沒有本錢跟人家鬪了。

（接受她的規勸，喝着湯）

前天那班甚麼秀才罵你甚麼來着！

還不是那一套。

一定是說你不該拜魏忠賢做乾爸爸吧？

那些話不要提了！

那怕甚麼？要是我啊，「一不作二不休」，找着有勢力的從新拜一個。

哈哈，笑話笑話！

那怕甚麼？我就拜過好幾個乾爸爸。你以前不也是我的乾爸爸嗎？

別胡說了！

不過長了鬍子拜乾爸爸，怕多少有點兒不好意思，不過，

想穿了也沒有甚麼——你想，不拜乾爸爸，不能做大官，不能做大官，就不能為國為民；因為為國為民，就去吃點兒小

虧，挨點兒小罵，這個意思，要是那些秀才們想得到，他們還要感激你啦！

噯呀！你怎麼能說出這樣的話？這正是我心裏頭的話！你真

真是個才女！要是那班亂黨都有你這樣聰明，那天下就太平了

了嗎！

（僕人上）

楊文聰楊老爺拜會。

僕

阮 啊，楊老爺，快請快請！（對妾）你避一避，順便把碗收了去！（妾帶湯碗下）

（楊文聽上）

圓老，好吧？

阮 啊，龍友兄，請坐請坐！（就坐）那天多虧龍友兄解勸，不然被他們打死了。

阮 那班年少氣盛之徒，真是豈有此理。他們目無尊長，將來必定要造反。

圓老是不是要應付一下才好？

龍友兄以為應當怎麼樣？

阮 現在的事情，第一要有勢，第二要有錢。

倘若魏公還在，只要一紙文書，就把他們一網打盡。

如今是談不到了。

是否要用些錢去收買他們？

這當然也是一法。

阮 一個人只要給他錢肯受，給他官肯作，那就有辦法。如果

給錢不受，給官不作，那其心就不可問了。

不過他們都還是人才。

人才要爲我用才是人才，不爲我用，那只是廢材。

（微笑點頭）

阮 送點錢到是沒有甚麼，是不是他們反而會擺起架子來呢？

錢是人人都要，不過當面送錢，似乎總不便收下。

對，對，我們要使他們不知不覺受我們的錢，不知不覺聽

我們的話，不知不覺就變了我們的人。

大約是這個意思。

不知道他們當中爲首的是那一個？

侯朝宗似乎最有聲望。

好，擒賊擒王，我們就在侯朝宗身上下些功夫。

楊

阮

楊

阮

楊

阮

楊

阮

楊

阮

楊

阮

六

如今到有一個好機會：那侯朝宗很有意於秦淮河一個妓女李香君，可是他沒有錢，圓老何不花一筆錢，讓他梳鬮了香君，這也是藝林雅事。

大概要多少錢？

香君是個名妓，第一次上頭，大約總非五六百金不可。

這個數目雖不算少，兄弟還可以籌備。那我就出六百銀子。

那個可以作媒呢？

那一定要請楊老爺作媒。

那怎麼行？倘若被人知道，還說楊龍友堂堂縣令，給人帶

馬，豈不笑話？

爲了小弟的事，總求龍友兄勉強爲其難，拜託拜託！（跪

下去叩頭）

啊呀，啊呀！圓老的事就跟小弟自己的事一樣，小弟一定

帮忙。

龍友兄，你真是古道熱腸，令人佩服，只要那侯朝宗到了

李家，進了香君的房，上了香君的床，覺也睡了，錢也花了

，我們就在外邊放話：說他用了我阮胡子的錢，進了我阮

胡子的黨，看他還充甚麼英雄好漢！到了那個時候，甚麼東林

也好，復社也好，叫他們黨裏自己搗亂，我們再用點方法，

使他們自己消滅，哈哈。

「無偏無黨，王道蕩蕩；無黨無偏，王道便便。」我輩聖

人之徒，豈能有甚麼明黨。倘若是東林復社兩黨的朋友，能

够翻然改悔，不跟圓老爲難，也未嘗不可一變士林的風氣，

解除糾紛，小弟以無偏無黨之身，甚願爲此事奔走。

龍友兄你真是：「君子人賦，君子人也！」（深深一揖）

幕

第三場 李貞麗家

登場人：

李貞麗

蘇崑生

鄭安娘

寇白門

卞玉京

丫頭

李香君

楊文驤

侯朝宗

柳敬亭

(開幕時場上沒有人：陳設頗整齊雅緻，脉脉的瓶花，翠
女的鳥語，令人覺得幽麗而靜適，可以久坐忘疲。

蘇崑生帶着笛子走上來，常來常往的，毫無拘束，坐下來
，取出笛子試吹幾聲；小丫頭伸出頭來望一下，縮回去，便
聽得叫媽媽：「蘇師父來哪！」
(跟着就是李貞麗出來)

貞麗 貞姐，你好！

剛，蘇師傅，才來嗎？

剛來一會兒。

(叫丫頭)小桂，去叫姐姐來！有怎麼消息？

聽說李自成快打進北京了。

那怎麼得了？

照我們的古話，是叫：「不了了之。」

總不會打到南京來吧？

難說。

你不是在阮大胡子家裏教小科班嗎？怎麼又出來了？

蘇

當初不知道阮大成是好臣魏忠賢的乾兒子，爲了吃飯，就
到他家裏教戲，以後知道他是魏黨，我就跟柳麻子一同出來
了。

貞

如今你的生計怎麼樣？

蘇

縱然餓死，也不作奸黨的門客。

貞

看起來你的火氣到還不小呢。

蘇

香君呢？(丫頭上)

貞

姐姐在樓上哭呢。

蘇

怎麼，好端端的哭起來？讓我來去看看。

貞

(貞麗剛要上樓，鄭安娘，寇白門，卞玉京三人同來，安
娘沒上就先聽見她的聲音)

蘇

貞姐在家麼？(上)

貞

在，老安！

娘

(同)貞姐，我們都來了。

貞

甚麼風會把你們吹來的？

貞

我們來約你到莫愁湖玩去。

貞

蘇師傅還剛來呢。

貞

誰管他這糟老頭兒。

蘇

(尷尬地笑着)

貞

香君呢？

貞

聽說在樓上哭呢。

貞

哭？爲甚麼？

貞

我正想去問她。

貞

也是時候兒了，十七八歲的姑娘，遇見這樣的春天，怎麼
不難過呢？

貞

誰像你這樣不害臊。

貞

讓我來看看去。(跑上樓去)

貞

不難過呢？

貞

誰像你這樣不害臊。

貞

讓我來看看去。(跑上樓去)

蘇 她真像猴子。

白門姐，你們有沒有聽見甚麼消息？剛才蘇師傅說；李自成就快打進北京城了。

白門 我聽說外面還貼了告示，說：軍民人等不要聽信謠言，天下還很太平呢。

玉京 那到底聽誰的好呢？

白門 聽說將來南京都危險呢。

白門 那總不會吧。

（安娘從樓上一路笑下來，香君跟着下來）

（手裏拿着「精忠傳」，你們當香君爲了甚麼事情哭？原來她在看「精忠傳」，看到風波亭岳老爺歸天的時候，就哭起來了。）

這才真傻呢；「看兵書落淚，替古人擔憂」！

（大家都笑）

你們看，她把岳飛的名字，都圈上一個紅圈，秦檜的名字就都用香火燒掉。

（站起來，走過去，接過安娘手裏的書）啊，了不得，了不得！真是有心胸，有志氣，像岳飛那樣的忠臣，人人應當敬重；秦檜那樣的奸賊，人人得而誅之。

話是不错，可是世界上的事誰說得很：宋朝的秦檜人人知道，如今的秦檜誰知道？他作的事情像秦檜，樣子裝得像岳飛。（說到這裏，她故意開頑笑，指一指蘇崑生，大家都笑。）

崑生撇着嘴笑着）

瞧，這張嘴，呱呱，像隻烏鴉。

（對香君）得了，小妹妹，別傻了，還是唱唱曲子吧！

香君，把牡丹亭「良辰美景奈何天」那一段溫習一遍吧

唉，「良辰美景奈何天，賞心樂事誰家院！」這兩句話真

不盡興亡之感。

得了，別酸了，吹笛子吧！我來唱春香。（她唱）：「小春香」……

真會搗亂！（吹笛）

（唱）「原來姝紫嫣紅開遍，似這般都付與斷井頽垣！

（唱到這裏，楊文聰和侯朝宗上，歌聲頓止）

哈哈哈哈哈，唱得好！唱下去，唱下去！

（上前張羅）楊老爺！

這位就是有名的侯公子。

侯公子榮福！香君你來。這就是大家常常說起的侯公子，

上前見過！

公子榮福。

不認識楊老爺了！

楊老爺榮福！（丫頭送茶）

朝宗兄，你看她娉婷窈窕，真是天仙化人！

但不知那一個有福氣的可以消受？

有福氣的麼，（拍着侯朝宗的肩）就在這裏哪，哈哈哈哈哈！

楊老爺，有那樣漂亮的公子，也不引荐引荐？對不起，我倒忘了。這是風流瀟灑的玉京京。

真是玉京仙子！

這是頂頂大名的寇白門。

白門柳色，真是綺妮風流！

這是頂頂風騷的鄭安娘。

啊，果然十分妥當！

她才真正的不妥。

我怎麼不妥？

蘇 多少有點那個……

我不那個，你還不知道在那兒呢！（大家笑）

侯 妥娘辭令，真妙極了，我有意拜訪香君的粧樓，不知道能

否如願？

這要看香君的意思了，香君的粧樓是客人難到的。

那就恕我冒昧。

香君，請侯公子楊老爺樓上待茶，好麼？

（微笑）楊老爺，侯公子，請樓上坐吧！

朝宗兄，請吧！（彼此讓一讓）您先請，我還跟貞麗有點

小事商量。

楊老爺請坐一坐，我送公子上樓就來。

（侯朝宗李香君李貞麗一同上樓）

楊老爺，你是作媒來的是不是？

你怎麼知道？

那還瞞得了我？

我正是作媒來的。你看剛才那個小夥子怎麼樣？還配得上

你吧？

我才不歡喜那種酸不溜球的。

他是當今的名士呢！

名士賣幾個錢一斤呀？

你真是俗不堪耐，只曉得買賣。

魏忠賢當權的時候，不是許多名士想賣身投靠嗎？

啊呀，你真把一班名士罵苦了！

（貞麗下樓來）

楊老爺，你剛才說有甚麼事？

這……

（對寇下二人）喂，我們走吧，讓他們……（寇下點頭，

妥娘又叫蘇崑生：喂，老師傅，你走不走？）

蘇 貞姐，看來香君今日也不能上學了，楊老爺，老漢給您告

假。

蘇師傅，請等一等。

好，那我們先走。

喂，你們一同上樓去陪陪公子。

我怕香君吃醋。（與寇下笑着同下）

這個人到真爽快。

風月場中也有她才顯得熱鬧。

貞娘，你看公子人品如何？

人品是再好沒有。

我想香君也必定如意。

郎才女貌，自然是一見傾心。

我有意舉荐侯公子梳籠香君，你看怎麼樣？

楊老爺舉荐，有甚麼話說，不過……

貞娘，你不必遲疑，聘禮都包在我的身上。

楊老爺還客氣嗎？不過……

二百兩置衣服和首飾；一百兩壓衣箱；三十兩辦酒席；二

十兩賞樂工，另外五十兩隨你分派；一共是四百兩，就是今

晚，不成我們就走。

楊老爺想得周到極了。

慢說有這樣多的聘禮，只要楊老爺一句話就夠了。

就請蘇師傅作媒。

承楊老爺不棄，當得效勞。

既是如此，你們一面預備，聘禮就派人送來。

多謝楊老爺。

我們先到樓上去向公子報喜。

我看先不必告訴公子，等會兒我就把幾套新衣送來，等到酒席齊全之後，你們就去請公子下樓喝酒，再把柳敬亭那班

蘇 侯 楊 貞 香 楊 負 妥 楊 妥 楊 妥 楊 妥 楊 妥 蘇

清客和一班手帕姊妹一齊邀來，大家熱鬧一番。酒過三巡，就把公子送上樓去。讓他不知不覺進了洞房，不知不覺上了牙床，不知不覺枕上成双，不知不覺到了天光，就好比劉阮到天臺，武陵漁夫進了桃花源一樣，豈不是十分有趣？

這真是妙人妙事。

真是妙極了，倘若公子要問呢？

公子問起，你只含糊糊說：楊老爺全預備好了就是。

（丫頭上）姐姐說公子請楊老爺上樓去坐。

知道了，可是我還有事，要先走一步，就對公子說我回頭再來奉陪，一切都請蘇師傅辦理就是。務必把柳敬亭約來。遵命。

這裏有紋銀五十兩，請蘇師傅喝杯茶。

那可不敢當。

不收便是嫌少。

既是楊老爺的好意，師傅就收下吧。

多謝楊老爺。

這裡還有五十兩送給柳敬亭，請代收下。

這是……？

因為知道敬亭自從阮家出來以後，景況不大好，所以借個題目大家熱鬧一下，不過朋友幫忙而已。

楊老爺真是俠義，難得難得！（接了銀子）

那我先走，你們趕快預備。

請楊老爺放心。

好，再見。

我去叫他們備馬。（與楊同下）

楊老爺走好……這真是作夢都沒有想到的事！（暗轉）

（李家客室，同前場，夜間，燈燭輝煌，兩個丫頭在設喜筵）

柳敬亭蘇崑生同上

柳

蘇

柳

蘇

柳

蘇

柳

蘇

柳

蘇

柳

蘇

柳

蘇

柳

蘇

柳

蘇

柳

蘇

柳

蘇

柳

蘇

柳

笑話笑話。

何以見得是笑話呢？

侯公子怎麼忽然會梳籠一個妓女？

他和香君一見鍾情，那也就沒有甚麼奇怪哪。

就是一見鍾情，也不會這樣快呀！

李香君已經到了長成的時候，見了美貌多才的侯公子，那侯公子作客在外，遇見了如花似玉的李香君，那還不烈火乾柴，一碰就着？

那侯公子來到南邊避難，那裡有許多錢來禦堂子？

錢好像是楊文聰借給他的。

怪事怪事，那楊文聰素來不是錢多揮霍的人，怎麼忽然大方起來？還給我每人五十兩，我怕這個錢受不得。

你我都是香君的師傅，因此每人五十兩，我受得你也受得，包你消痰化氣，你也不要多疑。（忽聞笑聲）你看侯公子

眼香君來了！（向臺內叫介）朋友們吹打起來！

（小吹打，鄭安娘和侯朝宗同上）

怎麼這樣熱鬧？（他顯然是裝傻）

今晚李家做親。

做親？

今晚香君下海。

下海？

下海就是梳籠，梳籠就是上頭，上頭就是一個小姑娘頭一次那麼回事。——你別裝傻了，我知道你的資格比我老得多呢！

（李貞麗，下玉京密白門等擁着香君上，丫頭們擺酒）

你看那不是新娘子來了嗎？我們去看。（把朝宗拉近香君，香君用扇遮面）你看這是那一個？

（伸手輕輕按低香君的扇）啊，這不是月裡嫦娥，就是人

問仙子！

這就是新娘子啦，我們院裏不興拜堂，新人請上坐！

新娘上坐，新郎呢，在那裏？

新郎呀，你坐上去就知道了。

（蘇柳同笑）

啊——蘇師傅，柳敬老都在這裏？

楊文聰楊老爺，叫我們來奉陪公子。

楊老爺怎麼不在？

楊老爺說今日別處還有要事，明日前來道喜。

真教我疏懶香君麼？

你還有甚麼不願意嗎？

秀才點狀元，那有不願意的道理？只是我「阮囊羞澀」難以爲情……

公子不必煩心，楊老爺早已預備好了。

怎麼楊老爺——

是啊，楊老爺說，朋友相交，應當主持風雅，願天下有情人都成眷屬。公子和香君，真是郎才女貌，天上少有，地下無双，因此草草預備一些粧奩酒席，聊助公子一宵之樂。

楊仁兄固是有情人也，只是如此情景，真是作夢一般！

這樣的夢不妨多作幾個。

你們只管咬文嚼字，新娘子腿都站酸了。

呀，那真是對不起，原諒原諒！（對香君一揖）

（把侯朝宗向李貞麗一推）還要拜拜丈母娘。（侯又一揖）

，妾娘又指自己說）還有我呢。（侯也拱拱手，大家一笑）

就座。）

（舉杯）公子大喜！

我們每個人敬公子一杯。（衆和）公子請酒！

香君還沒有敬公子的酒呢。

白

侯

白

香

侯

白

侯

白

侯

白

柳

白

侯

白

蘇

白

柳

白

蘇

白

侯

白

侯

白

玉

白

侯

白

侯

白

（敬酒）公子前程遠大！

多謝香君。

公子要回敬一杯。（喜和）

公子跟香君吃個成双杯。

我來。（她把侯李的酒混合一下，二人略飲，衆笑）

（接過香君的扇子。）我想題一首詩送香君。

好極了，我來降硯。

這硯要讓香君——捧。（丫頭送過硯臺）

（指指寇白門）碰釘子啦！我看題詩不如唱戲，唱戲不如猜拳，來吧，來吧！

讓人家題完詩再猜拳。

（指指安娘）你也碰釘子了。

（朝宗詩成，遞給香君，柳敬亭要看，香君遞過去）

怎麼，詩就題好了？看起來到真是有點兒才學。

（念詩）「夾道朱樓一徑斜。王孫初御富平車。青溪畫

種辛夷樹。不及東風桃李花。」啊，好極了！我們要賀一杯。

（柳敬酒，侯一飲而盡。）

香君應該回敬一杯，謝謝公子題詩（香君敬酒，侯飲乾）

好事成双，再來一杯。

再喝要醉了。

這杯酒是我敬的，一定要喝。（侯勉強喝了）

我也敬一杯。

我們同敬吧。

我敬完了你再來。

對不起，我真不能喝了，再喝就要醉倒了。

不給面子嗎？

留着明天再喝吧。

人家的都喝了，就不喝我的，那我不來了。

好，我一定盡此一杯。(侯舉杯將飲，香君接過去一口替他喝了)

啊呀，真不害羞！還沒有上頭，就這樣巴結，這杯不算，再來一杯！

我看請公子上樓安歇吧。

啊，丈母娘保駕來哪！

送新人入洞房。

我們也要回去了，明天見。

(細樂，丫頭和貞麗送侯朝宗香君上樓，場上只留柳敬亭蘇崑生彈安娘)

又算完了一棒事。

又算造了一次孽。

又算混過了一天。

人生不過是這樣一回事，這就叫馬馬虎虎。

糊裏糊塗。

你們看他們這段因緣怎麼樣？

公子哥兒的事，還不是行雲流水！

那也難說，要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人家還有好戲，我們趕快下臺，回去哪！

第四場 李香君粧樓

幕

(香君粧樓，跟侯生定情的第二天早晨，天晴氣朗，後面傳來女孩子學唱的歌聲，一切都好像寧靜而甜蜜。香君晨粧才罷，一個丫頭替她收拾粧臺，一個丫頭替她穿衣服，侯朝宗閒適地坐在一張椅子上，手裏玩弄着香君的扇子，望着她出神，彼此笑了一笑，香君好像問他：「新粧怎樣？」侯生好像非常稱讚，香君走近朝宗，輕輕撫一撫他的肩問他：「冷不冷？」朝宗搖搖頭說：「不冷」。順手就拉着香君同坐)

侯 香 侯 香 侯 香 侯 香 侯 香 侯 香 侯 香 侯 香 侯 香 侯 香 侯 香 侯 香 侯 香 侯 香 侯 香

怎麼樣？

你呢？

(彼此相視微笑，侯朝宗打個呵欠，香君也想打呵欠，急忙背過身去，仍然打完了那個呵欠，彼此沈浸在甜蜜的陶醉中，丫頭送蓮心湯給他們)

真想不到，你怎麼會來！

我來了，你還會想不到，怎麼一來就永遠不走。

那可說不定，我只是這樣想：要好，就是一刻地好；不好就一世也沒有意思。

可是我不是輕薄少年。

我可不是千金小姐。

就不許我在風塵中有個知己嗎？

你真當我是知己？

走遍了海角天涯，除了香君，那裏還有知己！

(庄視朝宗，滿意地一笑，接着用茶匙送顆蓮子給侯)

(也回敬香君一顆蓮子，不留神潑在香君衣上)啊呀，闖了

禍了。(放下碗站起來想替她擦)

不要緊，一會兒就會乾的。

這件衣裳穿在你身上可真漂亮。

衣裳是很漂亮，人墨……

我說的是人。

你分明稱讚的衣裳。

說話要憑良心。(坐下)

(也坐下)你這衣裳我穿了正好，你是那家作的？

我也不知道。

是誰替你去辦的？

據說是楊文聰楊老爺辦的。

怎麼楊老爺……？

侯 (有點窘) 香君，我不瞞你：行院人家，我是從來少到，不想來到南京，因為慕你的芳名，頗懷非分之想，這個意思我曾經無意之間說過，誰知楊老爺就認了真，居然替我辦了粧奩酒席，把我送到這裡，我也不知道怎樣回事，一到這裏，還沒有上樓就神魂顛倒，以後我也不知道怎麼真的就如了平生之願。

(點頭如有所思)

香 可是楊老爺事先絲毫沒有談起過，而且不知道他究竟用了多少錢。

侯 大概要花五六百銀子。

香 啊，要他花這樣多的錢，那怎麼行！

侯 楊老爺到是常來常往，好像他從來沒有甚麼錢。

香 那他這許多錢從那裏來的呢？

侯 你跟楊老爺是甚麼交情？

香 是文字之交，可是相識不久，來往也並不很密。

侯 那就有點奇怪，我看回頭楊老爺來了，你不妨當面問他。

香 我想請你不着痕跡地問他一聲，看他怎麼說。

侯 那也可以，不過……

(安娘下玉京同上，只站在門口)

香 昨晚怎樣，還好吧？

侯 恭喜恭喜！

香 辛苦辛苦！

侯 請進來坐。

香 再見再見！(笑着下)

侯 怎麼不坐坐。

(貞麗在下面叫着：「啊，楊老爺！」)

香 他來了。

(一面上樓一面叫) 楊老爺來了，就請樓上坐吧！

侯

貞

香

楊

侯

貞

香

楊

貞

香

楊

貞

香

楊

貞

香

楊

貞

香

楊

貞

香

楊

貞

香

楊

貞

(楊文聰，貞麗同上)

哈哈哈哈哈，恭喜恭喜！

多謝成全。

香君，還不拜謝楊老爺！

多謝楊老爺。

打扮起來越發嫵嫩了！老兄，我這個媒作得怎麼樣啊？香君，你看侯公子是人才，文是文才，總還稱心如意吧，哈

是啊，我和香君，雖不過一宵之愛，彼此海誓山盟，必定

白頭偕老，仁兄成全之德，永不能忘。不過這許多粧奩禮物，

都是仁兄的厚賜，真不敢當，小弟只有慚愧。

好朋友就不要客氣哪。

是啊，些微禮物，何足掛齒，只是太輕微了。

楊老爺，聽侯公子說，他和楊老爺舊日並無深交，楊老爺

在南京也是作客，並不是十分充裕，那裏有許多錢送給朋友

尋花問柳呢？

這……

(把香君拉在一旁) 喂，錢到了我們手裏就得了，這些話

你問他幹甚麼？

這是侯公子叫我問的。

噲，你看，才住了一宿，你就這樣聽他的話，叫做媽媽的

還說甚麼呢？(丫頭端上幾樣酒菓) 好吧，楊老爺，您請來

啣杯酒吧，就當我們謝大媒。

不用客氣，擺下就是。(他打定主意對侯說明) 朝宗兄請

過來，適才香君不問，小弟也不好啓齒，如今既是問及，小

弟就只好說個明白。

小弟也有些疑惑，還望仁兄說明緣故。

這一回老兄梳籠香君，一共用了五六百銀子，這個錢都不

是小弟的。

是那一個的。
是另外一個朋友的。

那一個朋友？

我看暫時還是不說。

還是請仁兄告訴小弟吧。

說出來老兄不要動氣。

請您快說。

這錢是阮圓海送的。

阮圓海？就是那阮大成，阮大鬚子麼？

就是他。

怎麼，我在這裏所用的錢，都是阮大鬚子的錢！

是呀，老兄用的就是阮大胡子的錢。

（呆了）

些些小事，老兄不必爲難，想那阮圓海，他也是聰明人。

當日他投到魏忠賢的門下也有他不得已的苦衷——那魏忠賢

，本想殺盡天下賢士，多虧阮大胡子從中設法，保全的也就

不少，不料東林復社的少年，不能相諒，始終當他是個壞人

，他如今也十分後悔，只想求老兄替他在許多朋友面前疏通

一下。

（大窘）啊呀，我怎麼會糊裏糊塗用了阮胡子的錢？我想

把錢還他，身邊又沒有錢，倘若不還，人家說我用了奸臣的

錢眠花宿柳，那還怎麼作人？

侯相公，甚麼事這樣爲難？

這個你不懂，不要問。（走向楊文聰）龍友兄，你的意思

我都明白了。那阮大成，只要他誠心悔過，從此好好地作人

，我也可以原諒，到可以說話的時候，朋友面前我也可酌量

說幾句話。

就是說替圓海疏通幾句；那是再好沒有，大家都好。

至於那五六百金，小弟雖然窮，還可以設法，陸續的還他

就是。

這又何必呢！

只是，龍友兄，這件事關係小弟一生的名譽，還望在外面

不要說起。

那自然，人家不會知道的。

侯相公，你錯了！

香君，要你管甚麼閒事？

我聽了半天，早已經明白，侯相公，你是被人賣了！

香君，你說話要謹慎一些才好。

楊老爺，誰不知道那阮大胡子是魏忠賢的義子？他作惡多

端，天下咒罵，你爲甚麼反而要去幫他，還把自己的朋友去

出賣？要知道賣朋友的人就是賣自己！

胡說！一個願打，一個願捱！，與我有甚麼相干？

這分明是欺負侯相公忠厚，就作成圈套，要敗壞他的名譽

。

香君不許多講！

生米煮成熟飯，不要錯怪好人。

甚麼叫生米煮成了熟飯。難道侯相公在這裏住了一晚就不

能作人了嗎？

我說的是你。

我？我是個妓女，活該讓你們欺負的。可是我儘管是個妓

女，心還沒有死，是忠是好我還分得出來。就把我凌遲碎割

我也不會隨便接待一個好賊的走狗！（對侯朝宗）侯相公，

你怎麼不說話？大丈夫，有話說話，有錯認錯，上了當，磊

落光明說出來，怕甚麼？五六百銀子，你還不起，我叫我媽

媽替你還了他們。

啊呀，你瘋了嗎？

侯

楊

侯

楊

侯

楊

侯

楊

侯

楊

侯

楊

侯

楊

侯

楊

侯

楊

侯

楊

侯

楊

侯

楊

侯

楊

侯

楊

香 媽媽不還，我用我的身子替你還！（對楊）楊老爺，我這頭上戴的，身上穿的，都是你昨天送來的，我先把這些還了你吧！（說着她便摘下頭上的花，脫了身上的衣服）

香 嗚呀，你真是瘋了！頭上戴的，身上穿的，很多都是自己

的啦！（把香君取下的首飾一一檢起來）

（無可如何，只好發出掩飾的笑。）

我們是烟花下賤，可是讀過書的人也不要太看不起自己。

香君，你這樣鬧，你不要給公子種禍根哪！

謝謝你楊老爺，只懇求你老人家，拜上那阮大胡子，只說是侯朝宗沒有受他的恩惠，不會作他的走狗。

豈有此理！

楊老爺不要生氣，香君小孩子皮氣，請您高擲貴手，原諒她。（對香君）你太不懂事了！還不來給楊老爺賠罪。

慚愧，慚愧。香君，我佩服你。龍友兄，非是小弟不領盛

情，只怕自信不堅，反爲小女子所笑，這些禮物，請仁兄帶

回，其餘的銀子，明天一定湊齊了送過來。

不必談了，不必談了。「美意翻成惡冤家」，總而言之，好

人難作，再會。

真是抱歉。

（拉香君）還不送楊老爺，（香君走上幾步，楊已下樓，

貞追下）楊老爺您走好！明天帶香君到您公館來請罪！

（異常難過的样子）我真糊塗，我怎麼會上這樣一個當！

事情已經是這樣了，難過也沒有用處，以後格外謹慎就是

。

這樣一來，弄得我真是……

誰會想到像楊老爺這樣的人會幫着阮大胡子玩這套把戲呢

？不過你這回上當，完全爲了我，還是我害了你。（她輕輕

地哭起來）

侯 香君，千萬不要這樣說，是我對不住你；我在你面前只有慚愧。

（上來）香君，你今天的皮氣鬧得可真不像話，與你甚麼相干？你一定鬧得我們在這裏住不下去，活不下去，你才開心嗎？你當他們是好惹的呀？我現在不跟你說話，要有一個風吹草動，我就把條命給你拚了！

（無語）

這都是我的不是。

（不理他，嘆口氣走進去了）

（也僵得說不出話來）

（正在這個時候，樓下有人叫，問侯公子在不在，聽那聲音，知道是陳定生，侯朝宗急忙走到樓梯口）

（內白）侯公子在這裏麼？

定生兄嗎？啊，次尾兄也來了，請上樓來坐。

（陳吳同上）

你果然在這裏！

有甚麼緊急的事嗎？

怎麼你還不知道？

甚麼事？

外面大街小巷，茶樓酒肆，看見有人發出匿名揭貼，說你

用了阮胡子的錢，入了阮胡子的黨，許多朋友，都在文廟的

明倫堂等你去說話呢？

這一定是阮胡子的陰謀詭計。

雖然是阮胡子的陰謀詭計，我自己也不小心。

究竟怎麼回事？

楊文聰把我帶到這裏，莫明其妙就把衣服首飾送給貞麗，

酒席也早預備好了，說是主持風雅，誰知今天早上他又來了，

這才告訴我說我用的是阮胡子的錢，要我在朋友們面前替

。

。

。

侯 吳 侯 吳

陳 侯 吳 侯 陳

侯 貞 侯 香

貞 侯

吳陳香 吳陳侯 吳侯陳 侯吳侯 侯陳侯 侯陳侯 香侯 香貞 香貞

阮胡子說幾句好話。真把我急壞了。因此激起香君的義憤，當場把所有的衣服首飾全部脫了下來，還給楊文聰，他一氣就走了。

這完全是他們預定的圈套。

到是想不到香君會這樣義烈。

我死也不穿奸賊送的衣服，不戴奸賊送的首飾。

香君真了不得！

真令我們肅然起敬（拱手）

真是我的畏友！

足以愧煞鬚眉！

可是現在怎麼辦？

我們要打破他們的陰謀，你趕快去對同社的朋友把實在情形說個明白，同時對他們所造的那些無恥的謠言來一個總反擊。

侯相公趕快去罷！阮胡子的錢，我想法子還他。

那不要。

那當然不要煩勞香君，無論多少錢，我們大家湊足了，送給楊文聰就是。朝宗兄，如今到處都是陷阱，每一步都要留神，我們去吧。

（他們一同下樓，香君送到樓梯口，貞麗從後房出來，望着他們）

剛才來的是不是一個姓陳，一個姓吳？（香君不語）

有錢的老爺們最討厭的就是這班秀才，以後跟侯公子講，最好是讓他們少來吧。

我不能說。

你豈跟我開別扭，你到底想怎麼樣？

我要作人。

貞 李 貞 香

貞 李 貞 香

貞 李 貞 香

貞 李 貞 香

貞 李 貞 香

貞 李 貞 香

貞 香

好吧好吧，隨便你鬧吧！除非你不要吃飯，可惜你沒長得做小姐的命！算我倒楣！（胸口上一搥，脚一蹬，往裏一衝）（嘆氣搖頭）

第五場 同 上

登場人物

李貞麗

李香君

鄭安娘

卞玉京

寇白門

侯朝宗

陳定生

吳次尾

丫頭

楊文聰

蘇崑生

相府家丁

甲、乙、丙、

（第一節）

（香君的牀樓，香君在場，侯朝宗出外未歸，她等得甚為焦急，遠處傳來羣衆喧囂的聲音）

（自言自語）怎麼還不回來！

（李貞麗上樓來）

侯相公怎麼還沒有回來？外面風聲很不好，聽說李自成打進了北京，崇禎皇帝吊死了。

那不是早就聽見說了嗎？

是呀，可是如今鳳陽總督馬士英，跟阮大嶗子他們，又請出一個皇帝來，就要在南京登基。他們得了勢，魏忠賢的黨羽又全出來了，聽說以前跟他們作過對的全要抓起來；聽說

香 貞

已經抓了好些個；又聽說有好些膽小的讀書人都逃跑了！你看侯相公在我們這裏要緊不要緊？

我想總不要緊吧。

「不要緊吧」？你怎麼知道不要緊？（遠處又傳來羣衆鬧聲）你聽！好多人在喊！不曉得又出了甚麼事？

（諦聽，靜默，丫頭上）

侯相公還沒有回來，飯還是等一等，還是先開？

稍爲再等一等吧。

噢。（退下）

貞 丫頭

（剛下樓梯）啊！侯相公回來了！

（侯朝宗又憤怒，又憂鬱的樣子走上來，坐下。）

啊，回來了，好啦，開飯吧。（走下樓去）

甚麼事生這麼大氣？

那阮大成，勾結馬士英和許多武人，擁立福王由崧作皇帝。

那個福王誰都知道是個酒色之徒，甚麼都不懂，甚麼壞事

都會作，弄這樣一個人怎麼能够當國？現在整個北方已經斷

送了，賸下這偏安之局，國家萬分危急，而皇帝是個糊塗皇

帝，臣子又是些下流無恥的東西在專權，還堪設想嗎？我們

這些讀書人，難道一句話也不說，就聽憑那些奸賊自私自利

，把國家斷送嗎？因此我們集合了許多人去跟那些奸賊辯理

，想不到他們竟命許多校衛，拿着鞭子棍子，把我亂打一頓

，真是氣死人。

受傷沒有？

我到還好。

現在怎麼對付他們？

現在福王已經即位，爲目前之計，只好發出檄文，激勸左

香 侯

良玉，史可法的兵，先把一班奸賊除掉再說。這樣一來，豈不要自己打起來，那隨子的兵，馬上就會過江，我看一定要先把外兵擋住，再跟奸賊們算賬。你那裏知道？阮大成馬士英他們，控制着許多軍隊，把軍餉刻扣着不發，又怕他們不歸附，就挑撥離間，使他們各自猜疑，這還怎麼能打仗？

（陳定生吳次尾同上，侯李都緊張起來）

事情怎麼樣？

聽說阮大成對馬士英建議，要他延攬人才。

怎麼延攬人才。

意思就是說：要把我們這些人，尤其是我們當中的四五個人，拉進朝裏去作官，隨便給個官給我們一作，那他就可以

說把復社全部社友都降服了。

從外面看起來，他是延攬人才，不分彼此，其實他就是要

弄得我們廉價出賣，變成他的奴才。

我要拉我們人朝作官，都是鬼話。剛才不是還指揮校衛

衙役打我們嗎？

叫兵來打我們是一種作法，拉攏我們又是一種作法，兩種

作法同時並進，這叫雙管齊下。

所以他又叫楊文聰來對我們說了許多好聽的話，他說：打

人的事是出於誤會。他還說阮大成本人決不記以前在文廟裏

挨打的舊恨，希望在國事艱難的時候延攬人才，其實這只是一種騙局。

除掉這打跟騙之外，還有一手就是抓，楊文聰私下告訴我

，他說：如果我們受朝廷的延攬，就要我們馬上去見一見阮

大成，倘若不去見他，那他認爲我們有意跟他作對，他就會

去告訴馬士英，派兵來抓我們。

抓我們？我們犯了甚麼罪，可以來抓我們？

侯

陳

吳

陳

侯

吳

陳

侯

陳

侯

香

陳 那欲加之罪，何患無詞。他就說你存心反叛朝廷，圖謀不軌，等到你辯明已經來不及了。

侯 那我應當怎麼樣呢？

吳 我們手無寸鐵，人又只有這麼幾個！兵荒馬亂，社友各處星散，力量更顯得單薄了。

侯 看起來我們還不如李自成，一個流寇，可以號召幾百萬人，橫行天下！（苦笑）

吳 今日真有「文章何處哭秋風」之感！

陳 我就以為文章還要多寫，實實在在，還靠文章來提倡忠義，振奮人心呢，我看這樣吧……（以下三人密談）

（他們正在密談，貞麗高聲叫：「吃飯」。陳吳二人與辭）

侯 好，我們走吧。

陳 在這裏吃飯去，沒有甚麼菜。

謝 謝謝，我們還有事。（對侯）你不要送下樓，你趕快寫封信給史可法閣部，看我們是不是可以到他那裏去。今天晚上你到我家裏來一趟，我們再談一談。

侯 好，那我不送。

（陳吳下樓後，侯朝不安的樣子，負手沈思）

貞 你想怎麼樣？

侯 我想趕快寫封信，明天早上寄到揚州，我到後面房裏去寫，你去吃飯吧，我吃不下了。（說着就回身進後房去了）

（香君見此情形，十分憂慮，貞麗上）

貞 剛才那兩個人真有那許多話講，我不叫吃飯，還不走呢！我真不喜歡他們來來往往，將來出了事，一定會連累我們。

（頭在下面叫）

貞 媽媽，楊老爺來哪！

貞 噫，他來幹甚麼？（馬上對樓下走）啊，楊老爺來了，真

是好久不見了！（她正要下樓，楊文聰已經上來）

（神態嚴重）喂，侯相公在不在？

香 甚麼事，楊老爺？

楊 外面情形很不好，請他出來，我有話跟他講。

香 啊，是啦，（跑進後房去）（楊坐下）

楊 楊老爺，是怎麼回事？（驚惶得很）

貞 回頭談吧。（侯朝宗上）

侯 龍友兄，難得難得，許久不見了。

貞 我楊文聰不能不要朋友，今天我特意來給你報個信，阮大

鬻子因為你們不跟他合作，要派兵來抓你來了。

貞 （第一個急起來）啊呀，那怎麼得了！只好趕快逃走吧！

（外表似乎還鎮定）真是豈有此理。

侯 積下來的仇恨，有甚麼話說？兩條路，永遠合不來的。

貞 既是這樣，恐怕要暫時避開一下。

香 這也真叫沒有辦法。

貞 可是我避到甚麼地方好呢？

侯 我看比較到江北好，或者史閣部那裏……

貞 也好，等我收拾一下，準備明天動身吧。

侯 我看情勢很緊，最好馬上動身。

貞 這樣怎麼來得及，

侯 我看不如暫時離開這裏，到另外一個朋友家裏去，收拾一下行李，明天一清早過江也未嘗不可。

貞 我看最好就去雇一隻船，馬上下船。我叫人把行李給公子

送到船上，連夜順水開船，那就大家都放心一點。

貞 好極了，就這樣辦吧。

貞 那麼，是不是現在立刻就動身呢？

貞 這可很難說，不過趨吉避凶，太遲就怕……能快最好是快

一點……

好，那我就去替你雇船。(下)

(對侯)那你要不要回到寓所去，我派人替你去搬行李。

好，拜託拜託。(楊下)

香君，真想不到……

你放心，自己保重……

(隣家有歌聲)

我從北方避難到江南來，想不到遇見你，你是這樣美麗聰明，又有這樣高潔的品性，我生平只有你這樣一個知己，就是地老天荒我一刻也不願離開你，可是遭遇到這樣的時候，豺狼當道，國家危急，他們一切不顧，只想排除異己，要把有良心的讀書人一網打盡。像我這樣，早已有家歸不得，又從江南逃回江北去！香君，我只要不死，將來無論在甚麼地方，我都要來找你！

流離失所，無家可歸的人不知道有多少，我們又有甚麼話說？你到了江北，一定有更多報國的機會，你不要顧我，你只要為國家保重自己。你走了，我自然有我的打算，我決不辜負你……

香君……

(二人相持而立，貞麗文聯相繼上)

好了好了，侯相公，都給你辦妥了。

行李也已經派人拿去了。

那就趁早動身吧！

朝宗兄，香君的事，有兄弟在這裏照料，儘管放心。

(對楊一揖)一切拜託，後會有期。……啊，我想起一件事來了：定生次尾還約我到他們那裏去，一定要去送個信，叫他們也要準備一下。

現在恐怕來不及了。(門外有號角聲，呼喝聲，喧鬧聲)

吳陳兩位相公那裏，我去送信就是。

(用眼睛止住)香君，你怎麼知道他們的地方？

我知道。(她走向屏風後面，披好一件外氈，頭上蒙一條縹巾)

那也好。唉！想不到魏忠賢的黨羽始終又上了臺，而我始終不能不走！

世界上的事實在難說。

(丫頭上)

頭 媽媽，剛才才上有一羣兵，押着幾個犯人去殺頭，聽說都是讀書人想造反的，裏頭有一個好像以前還到過我們家裏。

，可把我嚇死了！侯相公，走吧！好，再見！

看那班劍子手橫行到甚麼時候！

侯相公，我不送你你了，我去給陳相公他們送信。(說着匆匆就下樓，李貞麗追着叫她。)

香君，你去不得！

媽媽，我就回來！

香君的性情真像火一樣的明快。

小弟走了，還望多加愛護！(深深一揖)

那個自然。

不勝感激之至，再見。

一路順風。

(二人走向樓梯)

(第二節) (場上靜悄悄地沒有人，外面有風的聲音。

鄭安娘和卞玉京上。)

，怎麼沒有人？貞姐在家麼？

貞姐。

(鄭老安，玉京，請坐吧，就來。(從後房出)我一聽就知道是你們。今天可冷得很。

可不是嗎？

可不是嗎？

香君呢？

唉，病了。

病了，甚麼病？

自己鬧病的。

侯相公走了，就害起思病來了嗎？

有時候跟我也還要詭譎氣。可是侯相公幸喜走了，以後真

有人來問過他。

外面這幾天更鬧得不成樣子了！聽說吳三桂借了韃子的兵

來打李自成，韃子就趁勢殺進關來，把江山搶了去，如今又

就要打到南邊來了。滿街上盡是逃難的，凍死餓死的不知道

多少，一天到晚，只聽見抓人，殺人。

也真怪，從前只要看見一個死人就怕得不得了，現在看見

滿街的死人，大家都好像沒有甚麼，人的心都變狠了！

怕就真要逃難，那可不得了。

（丫頭在下面叫楊老爺來了）

嚙，這位老爺又來了

（走去迎接）楊老爺請讓上坐吧

這位老爺來了，又不知道有甚麼事，我們去看香君吧。

（和玉京進後房。）

（楊文聰上）（丫頭送茶）

預備點心。

不用不用，香君呢？

有點不大舒服，睡了。

哦？不是相思病吧？哈哈！

不會的，天氣變了，涼着的，可是楊老爺，侯相公走了，

不會連累我們吧？

有我替你們打點，包你沒事。

一定要求楊老爺多多幫忙。

楊

貞

楊

貞

楊

貞

楊

貞

楊

貞

楊

貞

楊

貞

楊

貞

楊

貞

楊

貞

楊

貞

楊

貞

楊

貞

楊

不過像前回香君發那麼大的皮氣，我可不能幫忙。

如今的宰相馬老爺跟你是郎舅，只要你肯幫忙，借你一句

話，甚麼都好辦，香君不過是小孩子皮氣，只怪我沒有教導

，楊老爺，大人不記小人過，寬饒她吧！

你這個作媽媽的，到底能不能作女兒的主？

那自然哪，女兒總要媽媽作主的。

那我就想跟你商量一件事。

楊老爺請吩咐吧。

有一個田仰田老爺你可認識？

我不認識。

如今他陞了漕督了。

漕督？

漕督是個管糧食的大官，你們吃的米都要歸他管。

哦，那是個發財的官！

可不是嗎？如今他要去上任，馬相爺想買一個人送他，那

麼他就要娶你的女兒，願意出三百兩銀子，叫我帶來了。你

看怎麼樣？

就怕香君不肯。

你不是說你作得了你女兒的主嗎？

侯相公剛走，要她嫁人，就恐怕她不肯，最好遲一點。

人家要去上任，怎麼能够等？這班新貴人是不得罪的，

而且他是馬相爺得意的紅人呢！

可是……三百兩銀子。

如今這種局面，三百兩銀子已經不算少了。

回頭等香君出來。楊老爺勸勸她吧。

那是你們自己的事，於我有甚麼相干？我走了！（拂袖而

去）（妥娘，玉京，香君同上）

去）（妥娘，玉京，香君同上）

去）（妥娘，玉京，香君同上）

作了宰相，他也變了橫不講理，我的女兒就算不值錢，一千兩銀子總要吧？三百兩銀子就想娶我的女兒，你姓楊的也太看不起人了！

怎麼回事。

他又來給香君作媒。

他又作甚麼媒？

他說有個田仰，新陞了漕督，是個發財的官，要娶香君，銀子三百兩，人得馬上跟他走。

好不知羞恥！

田仰啊，哈哈哈哈哈……那真碰着了！

他是怎麼個人？

他還不是阮鬍子的一黨，而且他是個色鬼，要錢不要命；又髒又怪的那麼一個鬼老頭子。他最得意的事就是三十年沒洗過澡，二十年沒有洗過脚，那還不够醜的嗎？

怎麼會弄出這樣的怪物來作大官？

要不然明朝怎麼會弄成這個樣子！

楊文聰還說他是個人才呢！

會替他的舅士刮地皮那還不是人才？可是田仰又不認識香君，大家從來都沒有見過一次面，怎麼會指明要娶她？一定是楊文聰想巴結他們弄的鬼。

媽媽怎樣回復那楊文聰的？

我說商量商量，他一氣就走了。

我不肯，不見就把我搶了去。

那可難說。

哼，這些老爺們啦，對老百姓沒有甚麼事情他們作不出的。

（忽然樓下闖進一班人來大聲吵鬧，口口聲聲要李香君

：「李香君呢？」「把李香君叫出來！」丫頭慌慌忙忙跑

上樓來）
樓下來了一班人，要搶姐姐！
這是那兒說起！
讓我去看看。

（安娘還沒下樓，樓下的人已經大聲大叫擠上來了，只聽得：「他們不來，我們去找。他媽的，還敢躲起來呢！」

——一羣如狼似虎的家丁，不由分說衝進房來，內中有一個捧着一盤子，裏面一件紅衣服，一錠銀子，有一個像是個頭腦，面貌兇惡，出言粗暴。香君急忙藏到後房去了）
我們是相府來的。你們那一個是李香君？出來跟我們走！
李香君她不在這裏。

胡說！剛才楊老爺說過就是這裏，難道還會錯嗎？

各位請到樓下歇息歇息，等我們來商議商議。

放屁！有甚麼商議？識相的把李香君叫出來，穿上衣服跟我們走，要不然把你們這班婊子鎖起來！

這……

（把一根鐵鍊望地上澎的一丟。）看這是甚麼東西！

慢着，各位不要生氣，因為香君病在床上，頭也沒有梳，面也沒有洗，等我們扶她起來梳洗好了一同去。萬一真是不

能起來，等到明天早晨，叫她母親帶着她到府裏請罪就是了。

你是甚麼東西，敢來胡說八道？跟我鎖起來！（他拿起鍊子就要鎖，一班妓女大聲驚叫起來。正在為難之際，楊文聰

走上來）

啊，楊老爺來了！

（對家丁）怎麼你們都在這裏？

是，楊老爺。我們是來接人的。

好，你們先下去，我來跟她們先談談。

（對家丁）怎麼你們都在這裏？

是，楊老爺。我們是來接人的。

好，你們先下去，我來跟她們先談談。

（對家丁）怎麼你們都在這裏？

是，楊老爺。我們是來接人的。

好，你們先下去，我來跟她們先談談。

丁 是，請楊老爺快一點。

知道。(家丁們下)

楊老爺，你要救救我們才是呵！
要我怎樣救你們？

如今到底是相府要人，還是田府要人？

我告訴 тебе：馬相爺要招攬天下賢士，他愛田老爺有經濟之才，就陞他爲漕督，要買個美人送給他上任去。田老爺久聞香君大名，就指名要她。香君呢，現在那兒？

(突然奔出) 楊老爺，香君在這裏。

香君，依我相勸，你還是嫁給田老爺，他一個堂堂漕督，也不會辱沒了你，你想，你能有多大的本領，敵得過老爺們的勢力？

楊老爺得真對，生殺之權，操在老爺們的手裏，千金小姐都沒有辦法，何況我們？我看是沒有辦法，只好就命吧！

(她哭起來。)

(異常鎮靜的樣子) 我要等候相公回來。

他避禍逃走，不知去向，倘若他一年不回來？

我等他一年。

十年不回？

等他十年。

他若被人捉去殺了？

我跟他同死。

只怕由不得你！

楊老爺，你是靠文章吃飯，還是靠帶馬爲生？(貞安等大驚)

香君！

這是甚麼話！

以前你藉着玩大鬮子，六百兩銀子出賣了朋友，如今侯相

公剛走，三百兩銀子你又把我做了人情，一個讀聖賢書的人，對朋友不應當這樣吧？

(掉上一拍) 出口傷人，那還了得！

楊老爺不要生氣，我來教訓她！(對香君) 你這，仗怎麼

這樣不識輕重，楊老爺那一點不是好意？你竟敢這樣無理！趕快扮扮起來！送她上轎！

(貞麗不由分說強扭香君，香君避開，貞麗要打香君，妾娘玉京上前提勸。)

香君，你不要這樣。

只好慢慢的想法子。

(家丁們又鬧起來)

丁 (聲) 快點兒吧，時候不早了！到底是怎麼回事呀！

好，你們要逼我死我就死！(她把頭望柱子上碰；又拿起棹上一把剪刀對着她頸子上刺，大家驚亂，好容易把她手裏剪刀搶掉，她已經流着血，暈倒下去，她的左手始終抓住侯

朝宗題詩那把扇，她的血濺在扇上。暈倒時扇子掉在地下，貞麗無可如何，只好扶她進裏面去)

唉，真沒有辦法，扶她到裏面去吧！

(貞麗和玉京和一個丫頭扶香君下，家丁跑上來)

楊老爺，怎麼樣辦？我們沒法子回復相爺。

(想一想) 好，你們去預備轎子，聽我的信。

(下)

楊老爺，我看香君一定不能讓她去，勉強把她送去，到那裏又鬧起來，豈不是更糟嗎？請楊老爺還是另外想法子吧。

(貞麗從後房出來。)

楊老爺你看，我有甚麼辦法？

這樣吧，香君既是命裏不該享福，你替她去享福吧！

那怎麼使得？

楊 貞

家 玉 妾

香 家 丁

貞

家 楊 丁

家 安 丁

貞 楊

貞 楊

楊

有甚使不得？那件衣服一穿就去嗎。

萬一人家認出來了，那不為難情嗎？

不要緊，只要我說你是香君，田老爺一定信得過。

楊

丁（其勢兇兇在門口吵）轎君要再不上轎，我們不好回復相爺。

楊

你們去預備轎子好了。

家

丁是，楊老爺，下面轎班預備！

楊

趕快打扮吧，趕快打扮吧，你要不肯，今天就下不了台。

貞

唉呀，這是那裏說起？算了，我去好了。（換衣，照鏡）

楊

（上前一揖）貞娘，成人之美，你真是了不得！

貞

甚麼都沒有收拾。

楊

不要緊，暫且去一去，明天再回來收拾東西。

安

（家丁上）

安

東西我來替你清。

楊

好了沒有？

安

好了好了。

安

這真只有天曉得。

楊

（香君走出來）

安

香君，媽媽作了你的替死鬼，你愛怎麼，就怎麼吧。

貞

（痛哭）

家的

快點，快點！

貞

（想和妥娘玉京說甚麼，結果搖搖手甚麼也不說下樓去了）

楊

（玉京留着，扶香君進去。妥娘送貞麗下樓。楊文聰在地上拾起香君遺下的扇子，看到侯朝宗的定情詩。）

楊

啊，這是朝宗寫給香君的定情詩。（翻過面看一看）這一面完全被血污了，唉，美人的鮮血染在扇上，到真是十分鮮艷。啊，待我來把它畫成一枝桃花，正好為薄命的香君寫照。

（他就用棹上的筆墨隨便點染一下。）

（鄭妥娘上）

楊老爺，事情算是完了。你還在寫甚麼？

你看這是甚麼？

一枝桃花，你剛才畫的嗎？

你看這桃花鮮艷不鮮艷？

鮮艷極了，啊呀，這不是香君剛才濺的血嗎？

誰說不是？你看妙不妙？

妙是妙極了，可是人家碰頭流血，你拿來開心取樂，未免……

那些大將軍們，把千萬人的鮮血寫成一個人的功勞簿，比我怎麼樣？

那我就不好說甚麼，總而言之你們男人的心是狠一點的。

不，我們男人的心比你們女人的心是寬一點的，要不然，

我還能在這裏畫扇子？

也只有你楊老爺這樣的風流名士，在這種時候，還有這樣的閒情逸緻！

（香君聽着他們說話，從裏面出來，下玉京扶着她）

妥娘，扇子給我。

（把扇子還給香君）你看。（把桃花指給她看）

（丫頭上）

（無語，生氣的樣子，苦笑，把扇子一擡）

楊老爺，你的管家問你，說下雨了，你回不回去？

啊？好，你說就走。

是。（下）

（走近香君）香君，不要只顧着鬧皮氣，你要仔細想想，

你現在怎麼樣？將來怎麼樣？你能够怎麼樣？

（外面風聲）

楊

頭

楊

頭

香

頭

安

頭

楊

頭

（外面風聲）

(無語)

(輕蔑地一笑，下。)

下雨了，我們也要回去了，怎麼辦呢？

我在這裏跟香君作伴吧。

不要(搖頭)

把丫頭叫上來吧。

不要。

你不怕嗎？

我甚麼都不怕。

(她和玉京很耽心的樣子)香君，你可不要糊塗。

我很明白，你們放心，我決不會死。我還要睜開眼睛活給

他們看！你們回去，讓我靜一靜吧。

好，那我們走了，明天再見。

你好好的保重，一會兒我還來看你。

(安娘玉京很難過的樣子，走着又回頭看一看，下。香君

一個人在場上，她雖是孤獨彷徨，她的神情還是顯得堅定

，她拾起那扇子，反覆看一看，她的愛和恨都集中在這上

面。外面風雨聲越來越覺得淒厲，從隔壁人家斷斷續續飄

過雛妓的歌聲，唱的還是「良辰美景奈何天」那一齣——

(牡丹亭，遊園中的皂羅袍曲)其時已是暮靄沉沉，光景

漸暗，香君禁不住感情的壓抑，伏倒在扇上痛哭)

幕

第六場 南京郊外賞心亭

登場人：

難民六七人

阮府家丁 甲、乙、

兵 五六人

阮大成

李香君

鄭安娘

竈白門

下玉京

蘇崑生

楊文驄

馬士英

中軍官 馬士英的隨從甲、乙、

(金陵城郊一個勝境，有一個亭子，名叫「賞心亭」，

剛下過雪，亭子旁邊幾樹梅花正開着，可是這個地方，被

一羣難民佔了，他們又凍又餓，實在沒處去。阮大成要請

馬士英到這裏賞梅花，便命家丁們帶了幾個兵來打掃，因

此先要把那幾個難民趕開)

(開場有三五個難民在亭子裏，另外兩個走了來)

難民甲 那幾個兵把這亭子打掃得到是蠻乾淨，可是我好容易弄

來的一堆稻草，全被他們弄掉了，今天晚上又不知道怎麼過

！

難民乙 今天晚上，你想得太遠了！恐怕不到晚上就……

難民甲 聽說出了告示，有米發，還有錢發，怎麼始終沒有看見發

呢？聽說很多大老們都捐了錢呢。

難民乙 那還不是一篇糊塗賬！

難民甲 糊塗賬也總有篇賬呀，我們就跟他們算賬。

衆民 對，我們就跟他們算賬！

難民乙 算賬？真是餓昏了你的頭！小百姓跟老爺們去算賬？不怕

你的腦袋搬家？

難民甲 唉，反正是死路一條！

(兩個兵走來)

兵 甲 噢，怎麼，你們又跑來了？他媽的！走！

兵 甲 噢，怎麼，你們又跑來了？他媽的！走！

兵乙 走走走！

難民甲 爲甚麼一定趕我們走？

兵甲 相爺要到這兒來，你們能敢不讓開嗎？

難民乙 啊，相爺要來，是不是來放賑啦？

兵甲 放賑？放你媽的屁！

難民甲 不放賑，那一定是來看看我們，好替我們想法子。

兵甲 看你們？人家是來看梅花。

難民乙 那也好，我們正好等着見相爺，好訴一訴我們的苦。

兵甲 那不行，你們這個樣子也配見相爺？還不趕快走！

難民甲 我們不走。

衆民 我們不走。

兵甲 你們不走？你們想造反啊？

衆民 我們餓得快死了，走不動！

兵甲 走不動也得走！

兵乙 不走那就不管我們。

難民甲 隨便你們好了。

（兵等上前拿鞭子一陣亂打，叫着「快走，快走！」難民也不反抗，也不走，弄得兩個兵一點辦法沒有。阮家的

二家丁上一個叫阮升，一個叫小五。)

打死我們吧，反正是一死！

在這裏還可以躲一躲北風，除了這裏要我們到那裏去？

怎麼回事？怎麼回事？

他們不肯讓開

阮升 不肯讓開？那怎麼行？趕趕趕！

兵 打他們也不走。

阮升 （對難民）喂，我告訴你們，今天馬相爺跟許多文武官員

要，到這裏來商議國家大事，你們不能呆在這裏，你們趕快

走開！那邊有的是牛車棚，有的是茅廁，你們去到隨便那裏

避一避，等回頭相爺回府之後，你們再回來不是一樣？你們

要是聽話，回頭吃贖下的東西全賞給你們，要是不聽話，那

馬上就叫幾十個兵，把你們捆起來，丟到雪裏去，凍死你們

！

難民乙 哈哈，真了不得，一個家丁也有這樣大的勢力。

阮升 混賬東西，你講甚麼？

小五 這一定是個煽動的。

阮升 昨天煽動搶米的一定就是這傢伙。（對臺內招呼）來呀！

（另外幾個兵丁隨上。）（對難民）好啊，正在要抓你們這班

叛徒！（對兵）你們把他綁起來！（指着難民乙。)

（兵士應了一聲，立刻把難民乙綁起來。)

阮升 押着走！

難民乙 好，算你們兇，可是你們想一想！大家都是人，那一個不

是一樣的人？那一個家裏不靠耕田種地？那一個沒有妻兒老

小？那一個保得住沒有災難？那一個不是受着貪官污吏的剝

削？你們這是在作甚麼？你們爲甚麼要幫着那羣魔鬼們？

你們爲甚麼甘心情願，欠下重重地獄的血債？

阮升 （叫兵士）別讓他再哆嗦了，趕快拉着走！通同一起趕着

他們滾蛋！

難民甲 哼，可憐！

兵甲 我們這也叫沒有法子，「官差不自由」，你們不讓讓開，

我們就沒法子交代，你們就算幫幫我們的忙吧。

（難民們眼睛裏發着憤怒的火，被趕押着退去，場上的

兵士們急忙打掃，佈置，家丁下。)

阮升 趕快打掃！（僕乙）你去看酒席，叫他們趕快煮好茶。

小五 知道。（下。)

阮升 我去接老爺去，恐怕就到了。（匆匆下。)

兵甲 你瞧這傢伙的神氣。

兵乙 馬屁拍得十足。

兵甲 可是那些難民真可憐。

兵乙 我們也快跟他們差不多了！

兵甲 唉，從古至今，爲甚麼世界上受苦的總是那樣多，享福的總是那樣少！

兵乙 可是那班有錢的老爺們，只會坐着收租，吃飽了，穿暖了，又來一套甚麼踏雪尋梅，弄得翻天覆地，人困馬乏，你想想，爲了看一看梅花，要臨時修路，要臨時打掃地方，要把滿路上凍死的餓死的那些屍首臨時去掩埋；相爺的車子經過的地方，還要逼着老百姓換上新衣服，外帶粉刷圍牆，費了這樣大的事，回頭相爺來了，隨便望兩眼，喝兩杯酒就回去了，我真不懂這是爲甚麼？

兵甲 這就是爲着相爺高興高興，馬相爺爲國爲民辛苦了，就請他來看看梅花開開心，你少說費話，那邊有人來了！

(兵甲頗爲惶恐的樣子止住了兵乙的牢騷，兵乙嘆氣搖頭，李香君(改名李貞麗)鄭妥娘，寇白門，卞玉京，四個妓女和蘇崑生還有兩個樂工，兩個丫頭，一同被一個兵押着上)

兵丙 你們都來齊了沒有？

兵丙 都到齊了。

兵丙 到亭子後面去候着去！

(蘇等應聲走向格子窗後)

(阮大成上，僕甲隨上)

阮升 (四面看看) 這個地方的確不錯，梅花也開得很好。

阮升 是，這都是最近收拾的，而且這裏的梅花，有的被人斫了，有的枯了，有的就開花很少，小的一看不像樣，就叫老百姓從別地方移了些來補上……

阮升 很好。可是一路上有很多死屍都掩埋好了沒有？

阮升 今年因爲特別冷，米又貴，凍死餓死的人比往年多，一時掩埋也來不及，小的急了，想了個急主意……

阮升 唔，怎麼樣？

阮升 小的一看，屍首那樣多，時間那樣短，挖抗都來不及。好在是冬天，只好把屍首堆起來，把雪隨便蓋一蓋，看上去長的一條，好像小小的土坡。小的又叫人斬了些松枝插上，又把移來的紅梅插上兩枝，這樣一來，不知道的還當一個景緻看呢。

阮升 太麻煩，只要相爺看不見死人不就結了？

阮升 是。

阮升 要找幾個當地的父老來獻羊酒，找好了沒有？

阮升 找好了。

阮升 幾個？

阮升 兩個。

阮升 太少了。

阮升 本地的父老都不肯來，這兩個老頭子還是在難民當中去抓來的，給了幾個錢，他們肯了，只好就說他們是兩個代表。羊跟酒都預備好了？

阮升 都預備好了，回頭叫兩個伙伕抬上來。

阮升 還要說幾句話，他們都學會了沒有？

阮升 請張師爺寫出來教給他們念熟了。

阮升 那好得很，你先把他們叫來讓我看看。

阮升 是。

阮升 小五！

阮升 (應聲上) 嗚。

阮升 秦淮河的妓女都到了沒有？

阮升 都到齊了。

阮升 叫她們伺候着。

小五 噓。(下)

(阮升領着兩個鄉民打扮的老年人上)

阮升 求見見吧，這是阮老爺。

老人 叩見阮老爺。(一揖)

阮 罷了罷了，你叫甚麼名字。

老人甲 我叫魏明義。

老人乙 我姓卜名叫志道。

阮 你們是來幹甚麼的？

老人甲 (指阮升) 是他出錢雇我們來獻羊糕美酒的。

阮 唉，你們要說是自己來獻羊酒給相爺的。

老人甲 是是是，那回頭我會說。

阮 回頭你不要說錯。

老人甲 我們不會說錯。

阮 那麼我來問你們，你們一句一句回答我是。

老人甲 是。

阮 你們是那一鄉人？

老人 我們是外鄉人。

阮 不對不對，你們要說本鄉人。

老人 是，本鄉人。

阮 你們鄉里有多少人口？

老人 本來人很多，又是災荒，又是兵亂，死的死，逃的逃，沒

有幾個人了。

阮 豈有此理！誰叫你這樣說的？

老人甲 這是真話。

阮 回頭相爺問你們鄉裏有多少人口，你也是這樣說嗎？

老人甲 這個他們沒有教給我。

阮 你要說有二三千人。

老人甲 那我明白了。

阮 那你說說看。

老人甲 相爺問我是那裏人，我就說是本鄉人；相爺問我們鄉裏有

多少人口，我就說有二三千人。

阮 對了，如果問你年成怎麼樣，你就說「還好」，如果問你

們生活過得怎麼樣，你就說「衣食不缺」。

老人甲 我總說好就是。

阮 對了，可是送禮的時候還有幾句話，都記熟了沒有？

老人甲 記熟了，我背給老爺聽吧。

阮 你說說看。

老人甲 「自從聖上登基，相爺入閣，真是風調雨順，國泰民安，

小民等安居樂業，真是「夜舖夢遺，道不屁戶」……

甚麼，甚麼？

老人甲 夜舖夢遺，道不屁戶。

阮 豈有此理！「道不拾遺，夜不閉戶」！「道不拾遺」就是

說路上掉了東西沒人撿；「夜不閉戶」就是說晚上不關門也

沒人偷，你明白了沒有？

老人乙 掉了東西沒人撿，打開門沒人偷，那才怪呢！

阮 不許插嘴！

老人甲 老爺，我還是說白話吧，掉文掉不來。

阮 好好，你就講白話。

老人甲 「自從相爺來了，風調雨順，國泰民安，小人們安居樂業

，真是路上掉了東西沒人撿，家裏開着門沒人偷，這都是相

爺天高地厚的恩德，小民無以為報，只有田裏種出來的粗東

西，家裏養的雞，養的羊，自己釀的酒，奉獻相爺，聊表寸

心，望相爺笑納。」(他背書似的一氣念完)

阮 好的，不過還要講慢一點，不要像背書。

老人甲 是，我一定把我的心裏的話完全讓狗吃掉，把老爺教給我的話從我心裏講出來。

阮 唔，看不出你到也還聰明。老百姓都像你這樣聽話，那天下就自然太平，我一定寫四個字賞你：「盛世良民」。

老人甲 老爺，回頭送完禮，講完了話，求老爺把現在穿的這身衣服賞給我們吧。我們實在凍得要死了！

阮 (問阮升) 喂，他們這兩身衣服是那裏來的。

阮升 都是從老百姓家裏借來的，不能給他們。

老人乙 反正你們又不還給人家。

阮升 胡說！你怎麼知道不要還？

老人甲 求求老爺吧。(跪下去)

阮 起來起來！你們不應該這樣，你們是一鄉的代表，不應該這樣。我一定替你們想法子，回頭只要你們說得好，相爺歡喜，我除這身衣服之外，還要重重的賞你們，放心吧。

阮升 嗚。

阮 帶他們下去，讓他們好好地準備一下。你們好好地看行他們，先請他們吃碗麪，提提神。

阮升 是。(對老人)請這邊來吧。

(二老人隨着阮升下，小五上。)

小五 楊老爺到。

阮 快請！

(小五應下，楊文慶上，在場內已經聽見他的笑聲)

哈哈哈哈哈，圓老，恭喜恭喜！

龍友兄，有甚麼喜訊呀？

楊 聽說圓老編的新戲「燕子箋」，已經進呈給皇上，皇上非常高興，不是就要在宮裏排演嗎？這還不是喜訊？哈哈：

阮 是呀，想不到陛下非常高興，陛下看了我的戲本，居然對我說：「阮大成你真是仙才！你來作我的內廷供奉吧！」這

真是天恩高厚，一個人得一個知己朋友已經不很容易，何況是上蒙大眷！尤其難得是陛下不但深通文學，而且非常懂戲，我戲裏的好處，精米的地方，陛下全都給我指出來，這，龍友兄，你看你看，就是唐玄宗復生也不過如是，我們眼看見開元天寶的盛事就在眼前哪！

那真是了不得，了不得！那麼，幾時可以在宮裏上演呢？

陛下本來催着要快些演，一來因為新造的戲臺還差一點沒

有完工；二來我家裏那個小班，都是些小孩子，不大能够傳

情，所以想調齊秦淮名妓來演這齣戲，陛下也很以為然。

選妃的事現在怎樣變了？

選妃的事已經命禮部辦了，不過陛下很想看看秦淮名妓，

所以這回叫秦淮名妓進宮去演「燕子箋」，是一舉兩得的事。

那真是妙極了。

而且我們這個皇帝跟別的皇帝不同，不完全歡喜小女孩子

，陛下說：「十五六歲的女孩子好比牡丹的嫩芽，固然可愛

，可是老樹開的花，豐滿茂盛，儀態萬千，尤其可以暢心悅

目，」喂，陛下還說：盛開的花固然是好，經過風雨的花，

別有韻緻。你看，我們這位皇帝，真是深得此中三昧。

(連連點頭忽然手一拍，叫一聲)妙！(他周圍一望極

力稱讚阮大成的佈置)圓老，你真是了不得，這樣一個荒涼

的地方，佈置得這樣幽雅。

見笑見笑，不過我以為相爺太忙了，城內太煩雜，應當到

郊外散散心，相府裏甚麼沒有？住的是高堂大廈，吃的是珍

饈美味，賓客滿門，笙歌盈耳，就是少一點兒野趣，這個地

方也不怎麼好，不過還出靜，今天的菜是我自己調派的，清

清淡淡的幾樣，不多，也不膩。我還了叫幾個秦淮河上的名

阮 楊 阮 楊 阮 楊 阮 楊

妓來個候酒席，用不着噉噉的金鼓，也不必急管繁絃，只用笙簫細樂，小紅低唱，配着山水清音，我們可以陪着相爺賞雪，看梅花，飲酒賦詩，盤桓這麼半天工夫。龍友兄以爲如何呢？

妙！妙極了！

（阮升急上）

啓奉老爺，報馬已經回來，相老就快到了。

好，趕快預備迎接。

是。

茶烹好了沒有？

烹好了。

酒席趕快準備。

準備好了。

傳蘇崑生！

（叫）蘇崑生。（阮升下）

（蘇崑生上）

阮老爺。楊老爺。

你到還認得我！你怎麼沒有推病不來！

來了很好。

（對蘇）你聽着，回頭相爺來了，喝茶的時候，你就拿着笛子到松林裏頭去吹，你要讓笛子的聲音從遠處悠悠揚揚順風

送到這裡，懂不懂！

懂了。

還有，到敬第一杯酒的時候，你就讓秦淮河上的姐妹們出來拜見相爺，你們奏樂的不要出來，只在屏風後面就是。

知道了。

好，去吧。

好的。（下）

阮 楊

阮 楊

楊

阮

楊

阮

楊

阮

楊

甚麼好的？連個「是」字都不會答應，混賬東西！唉，才難才難！如今好的樂工也真不多了！像蘇崑生這樣的，已經是鳳毛麟角了。

就是說呀！老的死了，年輕的又接不上，吹的、彈的、打的、都還要靠眼前這班人，如若不然，像蘇崑生柳敬亭那班東西，我早把他們幹了。他們竟敢看不起我啦！還有，龍友兄，不知道你聽見沒有，據說那班妓女像李香君，鄭妥娘之類妓女，因爲吃了復社少年的屁，背地裏也學了些新名詞兒來罵我。

那大概不致於吧。

千真萬確，我現在養的幾頭獵狗到不錯，聽不到也聞得到，可是我也不去管她們那些賤貨，我只要她們把我的「燕子箋」在宮裏演給皇帝看了，皇帝歡喜就行，爲了國家的事，我是不記私仇的。

俗語說：「大人不記小人過，宰相肚裏好撐船。」像圓老這樣寬宏大量，公而忘私，真是賢宰相的風度。

豈敢豈敢，龍友兄太誇獎了！不過，有一件事我想請教。甚麼事？

現在侯朝宗逃到什麼地方去了？

不大知道。

聽說他跑到史可法史閣部那裏去了。而且聽說史閣部那裏還收容了許多復社的輕薄少年。

史閣部真是個好人。

可是這種好人往往壞事。你怎麼能够收容這種人啦？

大約他也是爲了國家延攬人才之意。

像這樣延攬人才也就不應該，他是封疆重臣，一切應當聽命於朝廷，聽命於宰相。要人儘可以請宰相推荐，自己養那

樣許多門客作甚麼？而且馬相爺還得了個密報，據說陳定生

蘇 阮

吳次尾他們想去鼓動左良玉的兵到南京來就食，同時他們還要鼓動史可法帶兵晉京說是濟君側。因為他們說當朝的一班人都是貪污枉法，昏庸無用，甚至於說馬相爺是賣國的秦儉，你看這還了得？所以請龍友兄最好寫一封信給史閣部，勸他不要聽信那班輕薄少年。

楊 這個信還是圓老寫好。

不行不行，我一寫更糟，不過我要說句平心話：史閣部要是聽他們的話，一定弄得不可收拾。一來他雖然是主帥，四鎮的兵不完全聽他的指揮；二來，馬相爺不批准，不畫押，他就領不到軍餉。

楊 那怕不行吧，史閣部究竟是個忠臣，他一定不會輕舉妄動。

他鎮守揚州是南北的要道，他要是沒有軍餉，指揮又不靈，萬一韃子的兵直下長江，那還了得！（楊文驄他雖然是個委蛇取容保全富貴的騎牆人物，究竟良心尚未全泯，所以他講出這樣的話）

阮 可是龍友兄，話也很難說，現在論資望，論實力，能够跟馬相爺抗衡的只有史可法，可是他倆和復吐的一班少年接近，這不是危險嗎？有人以為韃子到不要緊，韃子來了，最多割點土地給他，萬一那班輕薄少年得了勢，那我們就糟了。

所以甚至於有人說：到了逼急了的時候，甯願把江山讓給外人，也決不讓自己家裏的仇人得勢。當然我個人決不是這樣想。

楊 這要從長計議，大約，未嘗沒有法子可以釜底抽薪。

（阮升急上）

阮 那就更好哪。

阮 啓奉老爺，相爺駕到。

楊 龍友兄，我們一同迎接去吧。

（鑼聲，鼓樂聲，阮楊同下，一排侍衛上場警衛。阮楊二人又陪着馬士英同上，馬士英暫不就座，隨便流覽風景，他的隨從也跟在後面）

馬 雪景真好。今天到是一點不冷，氣候怕要轉了。

馬 今天實在是不冷，相爺到這裏帶來了陽春和煦之氣。

馬 （微笑）只望有一個好年成。

馬 今年的雪花，的確是六出，無疑是豐年之兆。

馬 都是聖天子的洪福。

馬 都是相爺燮理陰陽之功。

馬 豈敢豈敢，這個地方到頗宜於賞雪，梅花居然都開了。

馬 這都是圓海先生佈置有方。

馬 難得難得。

馬 荒亭野渡，有屈高軒，實在是不成敬意。不過，能得丞相光臨，爲江山生色，學生與有榮焉。

馬 老兄真是雅人深致，哈哈哈哈。

馬 豈敢豈敢，請相爺入座！

馬 叨擾了。（對兩旁的侍衛）你們退下！

馬 是（全下）

馬 （當馬等看風景之時，家丁等已將茶酒佈置好了，此時揖讓入席，蘇崑生的笛聲悠悠揚揚從林中飄出，馬士英聽得入神，深感愉快）

馬 相爺請。

馬 不必多禮，擺下就是了。（坐下喝茶）誰在吹笛？

馬 是呀，不知道誰在吹笛。

馬 吹得很好，野外人家，到有閒情逸致。

馬 這也是太平景象。（敬酒）相爺請。

馬 隨便隨便。

馬 今天沒有外客，免得拘束。（馬點頭稱善）

〔笛聲停了〕

〔對阮〕老兄的「燕子箋」聽說要到宮裏去演，是那一天

已經選好了秦淮名妓十餘人，正在排練，明天就叫她們到禮部過堂，過堂之後，即刻送進宮去，大約兩三天內可以在御前上演。

好極了，可是此處風景宜人，也不可無絲竹之聲以寄雅興

。秦淮名妓當中，有幾個出類拔萃的人物，今天都調到這裏來了。

啊？哈哈，圓海實在想得周到。

小五！

小五

是。去叫她們來吧。

小五

是。〔下〕

〔屏後奏起細樂，場上飲酒，阮升上〕

〔跪下〕啓奏相爺，這一帶的老百姓，聽見老相爺到了郊外，有好幾千人扶老携幼，要來拜見相爺。

啊？那是爲甚麼？

他們說：自從馬老爺入閣拜相，善政流傳，真是民之父母，老百姓感恩戴德，無以爲報，只好就今天這個機會，前來致敬，他們還預備了許多土產：羊啊，酒啊許多東西，要當面獻給老大入。

〔對阮楊〕你們看這樣辦？人太多了……

學生以爲不妨叫他們推兩個爲首的來，叫大家先回去。

這樣很好。

〔對阮升〕你去對他們說相爺今天不能接見那樣多人，叫他們推兩個爲首的父老來見，改天相爺再派人來犒賞他們。

阮升 遵命。〔下〕

〔妓女們上，侍衛上，因爲民衆代表要來，阮大成又將妓女們揮之去，於是阮升領着那兩個老頭子上，阮升領他們手捧禮單走到亭子前，在他們的後面，有兩個農民打扮的抬着一個抬盒，裏面是些土產，用紅紙蓋着〕

阮升 老人家，上面就是相爺。

老人甲 叩見相爺〔跪下〕

馬 起來，起來

阮升 〔上前扶起他們〕相爺叫你們起來。

老人甲 〔他把所有的話都忘了。站了半天，一言不發，滿身只抖

你們不要客氣，不要拘束，有甚麼話儘管說。

〔阮大成急得甚麼似的，他對阮升使了個眼色，阮升見機，馬上走到老人面前，接過他手裡的禮單〕

阮升 老人家，你眼睛也不大好，耳朵也不大聽得見，你們的禮單，我來替你們呈給相爺，要不要我來替你們念一遍啊？

老人甲 好好好，拜託拜託。

阮升 〔打開禮單正要念〕

老人甲 〔他又開口來〕自從相爺登基以來，風調雨順，國泰民安，夜不夢遺，道不閉戶，小民等聊表寸心，田裏種出來的，自己釀的酒，相爺天高地厚之恩，天高地厚之恩，我實在是年紀老了——無以爲報……〔他急得哭起來〕

阮升 〔替他說完〕相爺天高地厚之恩，無以爲報，只得將民等

自身所種之菓蔬，自畜之鷄豚，自釀之薄酒，奉獻相爺，聊表寸心，敬祈垂察。民等一片丹忱，俯賜笑納，烏夜村民三

千五百七十二人謹叩。〔念完〕將禮單呈上去。

馬 好好，謝謝你們，你們那一鄉？

阮馬 阮馬

阮馬

阮馬

小阮

小五

阮馬

阮馬

馬

阮馬

馬

阮升 相爺問你們是那鄉？

馬 本鄉人。

馬 收成還好吧。

阮升 相爺問你們收成好不好？

馬 好好。

馬 你們日子過得還好吧？

馬 好好，很好。

馬 你們鄉下沒有土匪吧？

阮升 相爺問你，你們鄉下有沒有土匪？沒有吧？

馬 沒有土匪，只有兵。

馬 只有兵？

阮 (着急) 你是說有兵保護你們，所以沒有土匪是不是？

老人 是。

老人乙 現在是連兵也沒有了。甚麼都沒有了。

馬 那自然，沒有土匪，就用不着駐兵，好吧，你們回去，告訴大家，說丞相很關心他們。叫他們安分守己，努力耕種。

立春以後，我還要下鄉勸農呢。好，(對隨從) 每人賞一貫錢，留他們吃頓飯。

老人甲 剛才一碗麩還沒有吃。

阮升 叩謝相爺吧。

老人甲 叩謝相爺。

乙

阮升

好，這兒來吧。(領着二人老下，他們狼狽得不可言狀，

下場時嘆了一口大氣)(侍衛隨後全下)

鄉下人真有意思，說話偏要端文，不過這就更顯得老百姓

的天真，篤厚，又純良，他們見了相爺，真是感激涕零，可

見相爺對百姓恩澤的深厚，學生等敬賀老相爺，萬民同慶，

天下歸心！(乾杯)

馬

阮

玉

京

阮

白

玉

安

香

馬

楊

馬

楊

馬

香

馬

楊

阮

馬

香

馬

香

馬

香

阮

香

豈敢。哈哈哈哈！

(小五向屏後招招手，妓女們魚貫而上，玉京在前，次

白門，再次安娘，香君最後，她趨趨不前，小五從旁催促

，安娘輕輕勸說，才走了過來)(小五下)

好好好，你們快來叩見相爺。

叩見相爺。

(妓女們一同下拜，香君不跪，安娘又拉她，她無可奈

何地跪下，大家叩一個頭站起來)

哈哈哈哈，這是秦淮河上最有名的歌妓。來來來，每人在

相爺面前報上名來！

寇白門。

下玉京。

鄭安娘。

(無語)

你叫甚麼名字？爲甚麼不講？

(趕快幫她說) 她叫李貞麗。

麗而未必貞也。(大笑)

妙極妙極！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這個女孩子到有些意思。

李貞麗，唱一支曲子給相爺侑酒。

我不會唱曲。

不會唱曲，怎稱名妓？

本來不是名妓。

豈有此理！李貞麗，人人知道你唱曲有名，故意推托不唱

，膽敢違抗相爺不成？

(望着阮大成)，退後一步，旁白：這不是阮大胡子嗎

？你害我好苦啊！

你在說甚麼？

啓奏相爺，我，曲子本來會唱，只是我有滿腹含冤，唱不出來。

小小年紀，你有甚麼冤枉？

我一個人的冤枉且不去說它，只可嘆，我們平民百姓，納了許多糧餉，出了許多錢財，養了一些面厚心黑的無用之輩來作威作福，遺誤天下，那才真是冤枉！

（想把話來岔開，他領教過香君的皮氣，生怕弄出事來，他把身子傾向香君，很關切地）今天叫你來唱曲子，你就唱一個曲子，有冤改天再訴，不行嗎？

今日就不訴冤，也不能唱曲。

爲甚麼？

我怕。

怕甚麼？

籬子的兵，就要渡過黃河，殺到江南來了，怎麼不教人害怕？（丫鬟扯扯香君的衣裳，叫她不要說下去，可是她還是很倔強地把腦中的積恨，傾瀉無餘）

字，小小妓女，胡說八道，那還了得！

你這些話是那個教給你說的？

想如今明朝已經到了危急存亡的時候，百姓們被披刮得家空業盡，叫苦連天，你們各位大人老爺，既不能以身報國，又還要用刀用鎗，用可怕的刑罰，用格鬪誣陷的手段，殺害忠良欺壓那些饑寒交迫的老百姓，凡是有良心的都是你們的仇人。

不要再說了。

讓牠說下去。

（楊阮的話並沒有打斷她的詞鋒）你們又只會苟且偷安，粉飾太平。這是甚麼時候，你們還在做歌選舞，把國家大事

放在腦後，我雖是個妓女，尚且寸心不死，努力做人，你們聽了我的話，應當慚愧才是，還問我的話是那個教的，難道你們的心都死了不成？

（對馬）一個妓女，不會說出這樣的話來，一定有人指使。李貞麗，你趕快把指使的人供了出來！

你要問指使的人麼？（她手撫着胸口）就在這裏。是我的良心指使我的，因爲良心不死，不肯附和魏忠賢的餘黨，那奸賊的乾兒義子！

（大怒）你這娼婦！（一脚把香君踢出亭子外面，倒在雪中，雪落在她的身上，阮大成還想追上去打她，楊文鸞勸

圓老，你是朝廷命官，小小妓女，生之殺之，不費吹灰之力，何必這樣生氣？

是呵，圓海過來喝酒吧，這種瘋狂妓女，讓她倒在雪地裏聽其自生自滅吧。

這個娼婦竟敢衝犯相爺，晚生負罪深矣。

不必難過，就叫幾個歌舞侑酒，回去把貞麗交承守營重辦就是。

是是是。（對丫鬟等）來，給相爺斟滿，再唱一支清平調侑酒（對阮升）來。

升。

把李貞麗綁在樹上，活活的把她凍死！

（阮升等家丁把香君綁在樹上，丫鬟等斟酒，屏後奏起細樂，香君被綁，一言不發，大有從容就死之概）

外面雪下得真好，到外面看看吧！我們還不妨聯句。老大人主持風雅，晚生勉步後塵。

（走出亭子，看那雪，下得實在可愛。）啊，好雪！想見

瓊瑤宮殿，就在人間，可以浮一大白！

娘娘，快給相爺斟酒！

（娘娘玉京白門三人分別斟酒送與馬楊阮。）

好，你們三個，合唱一支，「雪壘藍關」吧。

是。（她口裏答應，眼裏流下淚來。）

爲甚麼流淚？

「冤死狐悲，物傷其類」。求爺大人，開恩，放了貞麗！

我們一定勸她改過就是。

貞麗自作自受，應當這樣罰她，你們替她求情，也就要跟

她一樣。

老大人真是金玉之言，如果妓女都那樣猖狂，那還有甚麼

常禮教。

娘娘！你們好好的唱支曲子，唱得好，我再替你們求情吧

。

多謝楊老爺。

（此時遠處忽起一陣群眾喧鬧之聲）

那是甚麼聲音？

（對阮升）去看看是甚麼事？

（隨口答應）沒有甚麼事。（下）

（喧聲又止了。小五持信一封上。）

啓稟老爺，禮部有緊急文書。

啊？（急忙接信，拆看。）

甚麼事？

奇怪，皇上聽得李香君的馳名，要召她進宮。

香君不是嫁了田仰嗎？

其實貞麗比香君更美，唱得也更好，似乎不妨把貞麗當作

香君送進宮去。

那也未嘗不可。

阮

楊

馬

阮

馬

馬

中

中

中

中

中

中

中

中

中

中

中

中

中

中

中

中

中

中

中

中

中

中

只是太便宜了這娼婦。

送進宮去，不更好處置她嗎？

這也有理，在皇上面前，軍政大事，決不能隨便，這樣的

小節，到不必過於拘泥，好在圓海斟酌好了。

是是，晚生看情形吧，（對娘娘等）你們呆着幹甚麼？唱

你們的呀！

外面是冷一點，裏面去聯句吧。

（大家走向亭內，群眾的喧聲又起，聲音更大更近了）

（娘娘等斟酒，（剛唱出「雪壘藍關」四字，中軍急上

。）

啓稟相爺。

甚麼事？

有許多饑民，還有許多鬧餉的兵，不知道怎樣聯合起來了

，他們知道相爺到郊外賞梅，要到這裏來請願。

哼，又請甚麼願！

他們說饑寒交迫，要請相爺救濟他們。跟他們百般解說，

說相爺不在郊外，他們不信，還是鬧到這裏來了。

爲甚麼不派兵驅散他們？

他們有差不多二千多人，被擋住在那邊，打傷了好幾十個

人，還不肯退。

啊？他們要造反嗎？

這一定又是那班傢伙鼓動的。那裏會有那樣的饑民！

以沐恩的愚見，請相爺從那邊另外一條小路回府，讓他們

到這裏來撲一個空，然後再來對付他們。

快去傳諭他們，不許再開，再開就格殺勿論！

是。（下）

侍衛，轎子呢。

從

今天真是奇怪，一邊哭哭啼啼，一邊吵吵鬧鬧，敗人雅興，可笑可笑，嘿……（對阮一拱手）謝謝。

真是「不勝惶恐之至」。

（馬，阮楊同送，家丁們胡亂收拾東西，妥娘等趕快把香君解下來，她已經凍暈過去了，蘇崑生從後面端杯熱水來給香君喝）

啊呀，這班老爺們真難伺候！

一天到晚就不知道他們幹些甚麼。

不說了，反正老百姓倒霉。（小五上，從蘇崑生手中搶去茶碗，蘇說：「好吧好吧，有威風」，他又說「我去看看車去」）

（內聲）趕快收拾東西。（他氣沖沖的走上，楊文鸞同上）哈，你們這班東西。這班賤貨！（指香君）這個不識抬舉的狗，得罪相爺，死有餘辜，你們又求甚麼情，流甚麼鬼眼淚，弄得相爺生氣走了，你們這是成心跟我作對嗎？好，你們都跟我跪在雪裏，凍死你們這班婊子！

（羣衆的聲音又鬧起來，越來越近）

阮老爺，跪在雪裏，凍壞了身子，會啞的，啞了唱不得「燕子箋」哪。

你們敢要挾嗎？不用你們，我家裏還有小班，我要看看你們死！

圓海，不要氣壞了身子！你聽，那一班，身上沒有穿的，口裏沒有吃的那班朋友，要來問我們討吃的，討穿的來了，我們也快些走吧！

好，快快備馬！備馬！（僕內應）（對妓女）今天饒過你們，明天你們等着看！（對楊）龍友兄，我們走走走！（拉着楊文鸞急下）

（蘇崑生急上）

蘇白妥玉香

香

那班家丁把我們的車子全弄走了，我們怎麼回去！那怎麼辦呀！

（掙着站起來）我們就「走」！

（羣衆的聲音已經很近了，香君望着那個方向，高舉她的手）

來吧，來吧！快些來吧！我們一同來出了這口怨氣吧！

幕

第七場

登場人物

剃了頭留着辮子的鄉民甲、乙、

沒有剃頭的鄉民一人

剃頭匠

清兵二人

蘇崑生

柳敬亭

卞玉京

寇白門

鄭妥娘

李香君

侯朝宗

男女羣衆

時：約清順治二年

地：第一節，某處村路邊

第二節，保貞菴廊下

第一節

（開幕幕上漆黑，喊殺連天，鎗炮聲，男女小孩哭叫聲

並作。在黑暗中，看得遠處爆着三星一星的火花，和人民奔逃，清兵追殺的影子）

（這種景象大約十秒鐘就過去）

（混亂的聲音停止，場上用幻燈映出一張告示，其文如左：

奉

憲 諭佈告軍民人等知悉

明朝流寇作亂。

崇禎殉難煤山。

大清弔民伐罪。

仁師應運入關。

天與萬民歸順。

聖君奠定中原。

改正朔易服色。

鞏固一統江山。

從此太平享樂。

人民就業相安。

如有敢違天命。

必當盡法嚴辦。

仰爾軍民人等。

其各凜遵毋犯。

大清順治元年吉月

日

縣正堂吳示

（告示映過，臺上現出一派破爛的短牆，上面貼着一張

告示，有兩個拖着辮子的人在看告示，其中有一個人背一

只葫蘆，甲向乙解釋告示的意思）

告示是怎麼講的？

你不懂？他是說：流寇作亂，崇禎皇帝煤山上吊死了。大

清的兵就進了關，他們是來救百姓的，他說這是天把中國給

他們，因此萬民歸順，他們就奠定了中原，那麼就要「改正朔」；改正朔，就是把年號改成順治，易服色就是從此不准穿大領衣，（指指辮子）還有就是留上這個。

完了！

民 甲 當然完了。頭上長出尾巴來，那還不完不了！

民 乙 可是鄉下還有好些人沒有剃頭。

民 甲 現在衙門裏正派着人四面在搜呢，有不剃頭的就殺頭。

民 乙 反正總是完了！剃頭也完，不剃頭也完。「樹倒猢猻散」，

宏光皇帝選妃子還沒有選好，清兵就來了，皇帝被降將綁走了，那些刮地皮的大臣也投降了，趨炎附勢的狗官們又向新

來的主子搖尾巴了，苦的只有我們老百姓。

民 甲 （指牆內）你看這裏不是田百萬的莊園嗎？當初靠着馬士

英的勢耀，無所不為，千方百計把老百姓的田弄成自己的產

業，恨不得把所有人的飯弄到一個人的嘴裏。

民 乙 所以他們就要搶官做，做了官，有了權才好借着各色各樣

的題目霸佔百姓們的田地，搜括百姓的錢財，他們成群結黨

，一天到晚就要的是這一套把戲，弄得大家的錢都積在他們

一群人手裏。

民 甲 要不然怎麼會弄得越潤的越潤，窮的越窮呢？

民 乙 要不然老百姓怎麼會弄得走頭無路，逼上梁山作土匪呢？

民 甲 要不是他們，明朝怎麼會弄到這步田地？

民 乙 平常看起來，好像只有他們像人，老百姓都不是人；現在

看起來，老百姓始終還像人，他們才真不是人，媽的！

民 甲 可憐，眼看見他們起高樓，又看着他們墮塌了！

民 乙 可是他們不要緊，換一套衣服，換一副笑臉，又好拿老百姓

姓到新主子那裏去送禮呢，媽的個。

民 甲 喂，別說話啦，那邊有人來了。

民 乙 （望一望）喲，是個老頭兒。怎麼？他的膽子到不小，還

沒有剃頭髮啦！

（柳敬亭作道士裝，敲着魚鼓上）

啊，原來是個道士。

二位請了。

請了請了。

請問二位，葫蘆裏是酒還是水呀？

水。那裏有酒？

討口水喝吧，出門人行方便。（從布袋中取出碗來）

（取水給柳）喝一口吧。

多謝多謝，實在渴了！

怎麼你沒有剃頭，不怕那些兵會殺你嗎？

我是個道士，不要緊吧？

那難說，我們這裏爲了不肯剃頭，殺了好幾百人啦。

看起來明朝還是沒有亡。

明朝還沒有亡？

只要人心不死，總是亡不了的。朱家的天下亡了，中國也亡不了的，那一個不愛他的家鄉，那一個不愛他的父母妻子兒女？那一個不恨那些殺人的強盜？我們的愛越積越厚，我們的恨越沉越深，總有一天，總有一天！

這個人有點瘋瘋癲癲，不要跟他多說，免得惹禍。

（拍着魚鼓唱起來）「愛家鄉，保家鄉，父母心，兒女腸，血海冤仇不能忘，我只有一曲悲歌，喚醒迷茫！」

（那兩個人聽着敬亭的唱，深爲感動，對他頗爲關切）

喂，你走吧，你要藏躲一點才好，你看，那邊清兵來了！

（柳敬亭掉頭一望，果然有人來了。他便對那二人拱一拱手，說聲「多謝關照」，走向破牆後面去了）

民乙 我們走吧！

民甲 不要走，一走反而不好，我們還是看告示。

（民乙同意民甲的意見，二人假裝看告示。一個剃頭匠挑着擔子，後面兩個清兵持刀跟隨着向上。剃頭擔子上掛着一塊牌，牌上寫着八個大字：「奉旨剃頭違令者斬」。）

清兵（對民甲乙）喂，剛才好像有人敲着甚麼咚咚，在唱曲子，你們看見沒有？

民甲 我們也聽見，卻沒有看見，好像是那邊。（指着臺後遠處）

剃頭匠 嚙，這兩個傢伙到都剃了頭。（對二人）你們覺得，辮子是不是好？（二人莫明其妙地點了一點頭）你們還不知道，辮子的用處大着呢！

民甲 請教請教。

剃頭匠（用手式表演）比方你作工的時候，就挽一個絨，把草帽的繩子絆在辮子絨上，不怕風吹掉；打架的時候，這樣往頭上一盤，沒有打就有了威風殺氣，人家一刀砍過來，有辮子擋着，頭不會掉；還有頭髮上摸點見香油，拉屎的時候，往辮子上一盤，減少臭氣。還有一件，大清皇帝有辮子，也把辮子賞給你們，這真是天大的面子，你們想這錢多麼威風？再

要不肯剃，那就真是死有餘辜了！

清兵甲 好了好了，不要跟他們嘈噓了，還到那邊去搜搜吧。

剃頭匠 好吧好吧。唉倒霉！今天生意不好，只砍四五個腦袋。

（接着大喝一聲）「奉旨剃頭，違令者斬！」（威風凜凜地挑着擔子和二兵同由臺左下）

民甲 這下我們可以去了。

民乙 去吧，這就該受了！（回由臺右走，回頭望一望牆後，下）

（蘇崑生扮成個和尚，身上背一小捆茅草，很疲倦的樣子走上）

蘇（唱）松柏摧，鳥巢傾，泉水涸，魚不存！滿山的樹木都燒

蘇 柳 蘇 柳 蘇 柳 蘇 柳 蘇 柳 蘇 柳

盡，唉，愁煞我砍柴人！（坐倒在一塊石頭上）

（柳敬亭在牆後聽得他唱的聲音，從牆缺口處伸出個頭來。一看認出果然是蘇崑生，他走上前去，輕輕地叫了一聲）

你不是蘇崑生嗎？

（大驚而起）你是……

崑生，真是你……

敬亭，是你啊！

（二人相抱痛哭，完了又相視而笑）

想不到……

難得，難得……

我們的苦受得够了！

到處都不成樣子了！

老朋友還能見面，就算……

（彼此又相持對看，又哭）

你是怎樣逃出來的？

唉，一言難盡，回頭慢慢地再談吧，你到揚州見了侯公子

沒有？

香君要我把她的那把扇子，就是楊文驄逼她嫁田仰，她不肯，把頭碰傷了，血濺在跟侯公子定情的那把扇子上，就是那把扇子……

那個我聽說了。

她怕人家逼她逼得利害，她就準備一死，她叫我那把扇子送到揚州給侯公子，她說她死了，侯公子看見扇子就跟看見她一樣。爲這個事，我到了揚州一遭，等我回來，她已經被阮大成送進宮裏去，聽說叫她唱「燕子箋」，她不肯唱，她說好臣編的戲，她死也不唱，皇帝因爲她長得好，不忍馬上殺她。恰好那個時候，劉良佐，劉澤清都反了，把皇帝也賣了

柳

蘇

柳

蘇

柳

蘇

柳

蘇

柳

蘇

柳

蘇

柳

蘇

柳

蘇

柳

蘇

柳

蘇

柳

蘇

柳

蘇

柳

三 八

，她們也就沒有下落了，你得了香君的消息沒有？

香君在一個廟裏。因爲下玉京作了道姑，她跟丫鬟就都到那庵裏躲起來，我知道，可是還沒去看她。

果然不錯。

啊？你早就聽說了嗎？

我在路上遇見了小紅，就是以前香君家裡的那個小丫頭。

他告訴我玉京在葆貞庵出了家，他還說恐怕香君也在。

啊。

當時我問明了大致的方向，就來訪她們來了，不想會遇到

你。

我的家是甚麼全完了，如今變得好像叫化子一樣。

我也只剩了一個人，我本想死，只是又聽見這裏起義兵，那裏起義兵，總還有一片痴心，想再看一看，找個地方去死

。我也是一樣，不過看來看去：唉！（搖頭）老百姓太散慢，讀書人多半只會說空話。（忽然想起）啊，你得到侯公子的消息沒有？

侯公子有了下落了。

他在甚麼地方？

聽說他已經回了家。所以我看見小紅以後，我馬上就四處託人帶信，我想總有一封他會接得到，如果他知道香君的地方，他總可以把她接回家去。

那也好。

不過我還得了一個奇怪的消息，據說驢子開科舉，侯公去

考了，沒有考到舉人，只中了一個副榜。

你看見題名單嗎？

題名單我沒有看見，不過有人看見，上頭分明寫的是侯方

域三個字，侯方域不就是侯朝宗嗎？

蘇 柳 蘇 柳 蘇 柳 蘇 柳 蘇 柳 蘇 柳 蘇 柳 蘇 柳 蘇 柳 蘇 柳 蘇 柳 蘇 柳

柳 這個也許是同名同姓，我看侯公子不會去考。我也想不會。

蘇 (忽然轉念) 可是也難說：他能够糊裏糊塗用了阮大成的錢去嫖堂子，也就說不定他曾糊裏糊塗去趕考。

柳 可是我想他不會那樣糊塗。

蘇 (此時忽然聽見剛才那個剃頭匠「奉旨剃頭，這令者斬」的叫聲)

柳 走吧走吧，那班傢伙來了！

蘇 你先走吧，等他們來盤問我，你就走遠了。

柳 好，我在前面等你。

蘇 柳 去吧去吧！

柳 (蘇崑生把背在背上的斗笠戴好，端坐石上，剃頭匠和清兵上，剃頭匠口裏哼着小曲，一見蘇崑生，他就當是生意來了)

剃頭匠 喂，這傢伙怎麼還穿着大領衣！

清兵 看看他剃了頭沒有。

蘇 (蘇崑生站起來對他們合掌爲禮，剃頭匠放下擔子把蘇的斗笠揭開)

剃頭匠 喂，你怎麼不剃頭？(一看) 啊，原來是個和尚。

清兵 問問他是真和尚還是假和尚。

剃頭匠 喂，你是真和尚還是假和尚？

蘇 (指指嘴，又指指耳朵，表示他是個啞巴)

清兵 原來是個啞巴。

剃頭匠 真和尚頭上有幾個洞，(對蘇) 過來讓我看看。

蘇 (他會意，假裝害怕的樣子，合掌低頭)

剃頭匠 他媽的，到是個真的。

清兵 (把刀放在蘇的膀子上) 殺一個和尚頭，像西瓜在地上滾才好玩兒呢。

剃頭匠 要胖的才好玩兒，瘦的沒意思，算了罷。

清兵 (抽回刀來望蘇崑生腿上一刺) 你是個真啞巴，還是假啞巴？

蘇 啊々々々(他並不叫痛)

剃頭匠 (大笑) 哈哈，到是真的。

清兵 真的忘八旦。

(他們得意的樣子笑着走了剃頭匠還是唱着難聽的小曲，蘇崑生搖頭，拖着一條受傷的腿一步一步顛着)(暗轉)。

第二節 葆貞庵的廊下

(佛堂前的迴廊，下了臺階就是院子，迴廊的對面，經過院子看得見通外面的門)

(寇白門在院子裏晒衣裳，王玉京在佛堂裏敲着木魚念經，鄭妥娘在晒太陽，手裏在整理一盆野花，看樣子她們都很艱難，很無聊，衣服也都破舊了)

白門你看，這盆花越來越好了。

你真有閒心。(微笑)

小姐，你真有忙心。

我不忙，看這些衣服怎麼乾？你要那麼說，我就不給你晒衣服。

你不給我晒衣服，我晚上就不給你作伴，讓鬼伸着兩尺長的舌頭來舐你的臉。

你這個壞蛋。

(對佛堂叫) 玉京仙子，那麼用功幹甚麼？也不出來玩玩？

(在內念經不輟)

我總不懂經有甚麼唸頭，手裏一天到晚波波波，嘴裏就一天到晚「阿彌陀佛，阿彌陀佛……」，如果我是菩薩，人家

安白安白安白安白安

一天到晚「鄭安娜，鄭安娜，……」老叫着我的名字，那真會煩死了。所以我就不念，也好讓菩薩清靜。

你這個人真會講怪話。

我的話才真有道理啦。嗚，我叫她，她不理我，讓我來去吵吵她。

你少掬一點氣好不好？

我到那邊去，唱一段「尼姑思凡」，試試她的道行。

得了吧，瞧你這麼大年紀了，還這麼頑皮，真是，好容易千辛萬苦，逃到這裏，大家毫無辦法，你還這麼跳跳蹦蹦的。

哭哭啼啼就有辦法了嗎？一天哭兩缸眼淚也沒有辦法，我真看透了，我再不像了！

唉！（長嘆）

（走到佛堂前面，坐在石級上唱起來）（唱）「好把袈裟扯破，賣了藏經，棄了木魚，丟了饒鉢——學不得羅刹女去降魔，學不得南海水月觀音座」。

（佛堂中木魚聲忽然而止，玉京作道姑裝，從裏面走出來）

你這個頑皮孩子，真討厭！

玉京仙子真下凡了！

我告訴你，像你這樣鬧要下地獄的。

你放心吧，我沒有坑過人，沒有害過人，我才不會下地獄

近來地獄裏頭聽說滿座了，甚麼馬士英啦，阮大成啦，還有許多都裝不下，閻王爺對我說，他說：「安娜你不要來，對不起，請你在陽間還多受幾天罪吧，等我造好了房子來請你。」

（說着大家都笑了，香君在窓內聽得也笑出聲來）

那我不能陪你下地獄，今世造了孽，應當修修來世。

來世？那太遠了！我才不信那一套。香君，你也出來坐坐

，難得天氣這樣好，又不冷，又沒有風，出來多爽快，悶在裏頭更要病啦。

（她已經晾好衣裳）讓我來扶扶她吧。

（白門走到偏堂前，香君已經走出來，她頭上繫着一條手巾，身上披着一件斗篷，厭厭病容，弱不經風的樣子）

不要扶，今天好像是好一點，（玉京搬一個矮凳給她坐下）謝謝。

出來坐坐會舒服一點，我們在南京住的房子多好，這個地方的房子都是又黑又悶。

你又提起南京啦！（她是怕香君感傷）

對了對了，不提不提。

唉！（嘆口氣，搖搖頭）

（把話岔開，對安娜）你把我們鬧出來，有甚麼高見？

難得天氣這樣好，請你們出來晒晒太陽，一個人總不能老在那黑屋子裏悶着呀，我弄了一盆花送給香君，雖然沒有香，顏色還不壞，（忽然想起）今日是甚麼日子了？

今天是十八。

對了，今天不是香君的生日嗎？我們要熱鬧熱鬧才好呀！

恭喜恭喜！

真是的，恭喜恭喜！

（微笑）真是，死也不知道死了多少次，想不道到如今還活着，近來我常常想起，不知道爲甚麼活着，也不知道活着到底有甚麼意思！

我想侯公子一定不會有甚麼；他一定會來找你。

我也是這樣想。

在這個時候，我總覺得變動太大了，我就不知道怎麼想才好，只好就甚麼都不想。

玉

玉 玉

白 白

白 白

白 白

玉 白

玉 白

玉 白

玉 白

白 白

白 白

白 白

他來不來，我並沒有打算，我也並不盼望他來，我想，清兵既是到了南京，他在揚州一定是凶多吉少，不過，如果他死了，我想知道他是怎樣死的，萬一他還能活着，我也想知道他是怎樣的活着。在這種時候，活着自然不容易，隨隨便便一死，也似乎不好交代，我總在想，天下這樣大，難道就沒有有一個人挺身出力來作一番事業嗎？

我想侯公子一定能夠作出一番事業來的。

（忽然有人輕輕的叩門。一同驚起）誰在敲門？

讓我去看看。（她走向門口）是誰？

（外面是柳敬亭的聲音）

請問一聲，這裏有位卞姑娘沒有？

（回頭對妥娘等）喂，這聲音好像是柳師父！（接着向門外問）你是誰？

我姓柳。

啊呀，真是柳師父！（又問）你是柳師父嗎？

玉京姐，是你嗎？請開門吧。

（卞玉京慌忙開門，而門門偏不開，場上緊張得很）怎麼不開？

我來看，（走過去開門）呀，一個釘子門住了！你瞧！這不就開了嗎？

（門開了，柳敬亭進來，蘇崑生跟着進來）

（不認識崑生了，驚問）這是誰？

不認識我了吧，玉京姐？

啊，蘇師父！（關門）

（跑過去）啊，老朋友，你也來了！

啊，老妥！

（跑過去）

白柳 蘇白 妥蘇 玉蘇 蘇柳 香柳 蘇柳 蘇柳 玉柳 蘇玉 柳蘇 柳玉 玉柳 蘇柳 妥蘇 白蘇 柳白

（她也跑過去）柳師父，蘇師父！

你們都在這裏，白門姐！

白門姐！你們都還好吧？

真是想不到？

這下也算是團圓了。

香君呢？

（指香君）這不是香君嗎？

（香君以病弱之身，經不住感情的刺激，她只在欄杆前

呆望着）

香君！

（走下臺階，伸出雙手，蘇柳連忙扶住她）柳師父，蘇師

父！

香君！

（香君泣不可仰，大家都哭，妥娘也忍不住，双淚交流）

好了，不要過於傷感了，大家談談別後的事情吧？蘇師父

柳師父，你們是怎樣找到這兒的？

我是看見了小紅……

好容易打聽到的。

你們改了裝扮，我真不認識了。

你們都瘦了！

大家都不成樣子了。

能够留了一條命就難得了！

香君怎麼樣？歇着吧。

一直生病，今天才稍好一點呢。

見着兩位師父，我病也會好些。可是許多話，不知道從那

兒說起。

兒說起。

你歇一歇，等你精神好一點我們再長談。

現在揚州成了甚麼樣子了？

揚州是早就沒有了。

史可法史閣部呢？

史閣部是一個大忠臣，所以馬士英非常恨他，故意把他弄到揚州，又不給他軍餉，別的軍隊他又不能指揮，清兵殺來了，史閣部領着揚州全城的百姓死守不降。那時候，城裏頭糧餉不敷，兵器也不夠，而援兵又不到，城就被清兵攻破了，破城那天，史閣部就伏劍自刎了。揚州被清兵屠殺了十天，連小孩子都沒有剩一個。

(大家聽着都很難過)

唉，(恨着在身上捶一捶，登時吐了一口血)

你瞧，剛好一點，又……

我看改天再談吧。

不不不，我要聽。你們不要耽心，我這是常事。兩位師父

告訴我，侯公子是不是跟着史閣部一同守城？

侯公子沒有，他先就離開了。

他怎麼早離開了？

聽說馬士英阮大成叫史閣部不要收留他。

混賬！

可是侯公子到是因禍得福，沒有在揚州遭難。

知不知道他以後怎麼樣了？

他好像是回了家。

回了家？

是啊，所以我一得到你們的消息，馬上就託了些人帶信給他，我想不久他會來接你。

香君，恭喜你，你可以放心了。

他回家沒有危險嗎？

那有甚麼，回了家還不就好啦。他要是家裏能餓住，他以前就不會避難到南京，我看他回去一定是凶多吉少，而且還會死得不明不白。

那不會，因為現在的局而變了。

怎麼？

最近還有一個不大可靠的消息……

(趕快插嘴)那完全是謠言。(他對崑生使個眼色)

什麼謠言？

那完全靠不住的。

是不是他被清兵殺了？

不是。

他自殺了？

不是，不是。

他被人抓去關起來了？

也不是。

那麼他起兵勤王去了？

更不是。

那麼是甚麼？請您說吧，我真急死了！

只怪我溜了嘴。有人說：新朝開科取士，侯公子去考了，中了個副榜。

這才真是笑話。

(冷淡而堅決地否定這個消息)哦，這是謠言，一定又有

人在中傷他。

是的，誰也沒有親眼看見放榜，也沒見題名錄。

那也許他是被逼着沒有辦法。

不會的，決不會。你們想，像侯方域這樣一個忠孝傳家，

講道德，講氣節的人，會忘了國仇家仇到轎子那裏去考，去

求取功名？那除非是太陽從西邊出來！我敢講，別人我不知

道。

香 玉 小 玉 外 玉 香 安 蘇 安 香 安 蘇 安 柳 香 蘇 柳 香 玉

道，他，我知道，決不會作這樣無恥的事。如果有誰能證
明他去考了，他就把我一雙眼睛挖了！

何必生這麼大氣呢？這也只怪我多嘴。

玉姊你千萬別多心，我不過說是決沒有這樣的事。
不會的。

所以我說是謠言。

(玉京和白門妥娘相視，微微搖頭)

(她不再談侯朝宗，改問柳和蘇的近況)柳師父蘇師父，你
們家裏怎麼樣了？

只贖我一個光人了！

蘇師父回家沒有？

不要問吧，我已經是和尚了！

完了完了，反正是完了！

我媽媽有沒有消息？

是呀，她怎麼樣了？

你媽媽她嫁了田仰沒多久，田仰就不要了她，把她賞給一
個老兵。

媽的！真該死！

苦命的媽媽，這都是爲了我。(又歎泣)

(正在滿堂希噓，忽聞叩門聲，門外還聽見一個女孩子
在叫)

誰？

誰？

誰？

阿姊，開門！姐姐開門！我是小紅。

怎麼小紅，你來了？(開門小紅站在門口)

阿姊，我是從很遠的地方來的。坐了船，還騎了馬，還帶
了一個人來。您看，這是誰？

誰呀？啊，侯公子！香君在這兒啦！

(聽見大驚)啊！

(聽見大驚)啊！

玉

(大家都站起來)

(往裏跑)香君，侯公子來啦！

見香君，香君飛也似的跑過去，她的斗篷掉在地下，大家都
跟她走過去。香君兩手拉住侯生，望着他)

你來了！(伏在他懷裏抽抽噎噎地哭)

香

(他也流着淚)香君，我來了，我來接你來了，這下不要
緊了，我帶你一同回家去。

緊了，我帶你一同回家去。

(此時侯朝宗馬快走進來，恭恭敬敬站在旁邊，侯朝宗
看見香君的衣裳單薄，脫了身上的斗篷替她披上，順手把
頭上的風帽除下來交給馬伕。他頭上戴的是便帽，身上穿
的是滿清制的行裝。箭衣馬褂。腦後拖着條辮子，他從袖
子裏取出香君澱過血的扇子)

香君，你爲我受了苦，你托蘇師父送給我這把扇子我也帶
來了。你的災難過去了，從此以後，我們永不分離了。你是
我最心愛的一個人，到我家裏，也沒人敢欺負你。

(旁邊的人都不說話，有話也不知從何說起)

(香君看了侯生的樣子，聽他說話，心裏自然早有幾分
明白。不過她的態度，却意外地變得平靜，她只不轉地望
着他，侯生却沒十分注意到香君的神情。他却望見了香君
身後的許多人)

啊，各位都在這裏，大家平安，真是難得。你們都可以回
家去，現在沒有甚麼了，我可以盡量幫忙。

(冷冷地問)侯公子，你來作甚麼來了？

我不是說過？我是接你來了。

明朝怎麼樣了？

那你就不必問哪。

揚州失陷的時候，你是不是在家裏？

揚州失陷的時候，你是不是在家裏？

揚州失陷的時候，你是不是在家裏？

揚州失陷的時候，你是不是在家裏？

揚州失陷的時候，你是不是在家裏？

揚州失陷的時候，你是不是在家裏？

揚州失陷的時候，你是不是在家裏？

揚州失陷的時候，你是不是在家裏？

揚州失陷的時候，你是不是在家裏？

揚州失陷的時候，你是不是在家裏？

揚州失陷的時候，你是不是在家裏？

揚州失陷的時候，你是不是在家裏？

是在家裏。

恭喜你還在順天鄉試，考取了副榜。

你怎麼會知道的，香君，那不過是權宜之計。

侯公子，我是白認識你了！（她一抖，侯朝宗的斗篷掉在地上。）

香君！（撿起他的斗篷）

你以前對我說的甚麼話？你曾經拿甚麼來鼓勵過你的朋友，你的學生，你還鼓勵過我？你不是說，性命可以不要，仁義，道德，氣節是永遠要保住的嗎？你爲甚麼不跟着史可法闕部一同守城？回家去你至少可以隱姓埋名，你爲甚麼不？爲甚麼要在許多人起兵動王的時候，去考這麼一個不值錢的副榜？

香君！

你不是常罵人翼身無恥嗎？你爲甚麼君父之仇不報又去投降了隴子？在這國破家亡的時候，來找我幹甚麼來了，幹甚麼來了！走走走，我不要你！（把扇子對地下一丟）

香君，我爲了你，我不能死。

我爲了你，死了也不閉眼！蘇師父，柳師父，妥姊，寇姊，卜姊，你們都是好人，我死，要你們在我面前，我死了！把我化成灰，倒在水裏，也好洗乾淨這骨頭裏的羞恥！

（她跑向房裏去，一碰臺階，就跌下去，她死了。柳，蘇，妥娘等把她扶起來，叫着她的名字，侯朝宗只好低下頭來往外走）

（全劇完）

本劇于三十六年二月十五日由新中國劇社在臺北中山堂作首次演出

新中國劇社演出臺本

之一 五幕史劇

陳圓圓

齊懷遠編劇（昆明版）

之二

七場傳奇劇

桃花扇

歐陽予倩編劇（臺灣版）

特	藏	組
原	揚	教
登	記	贈
94.9.01		

853.5

1292

7771

2453508

國立台灣大學圖書館



2453508

53.5
292
771

文庫

子計三價各

元

新創造出版社總經售

新中國劇社發行